

7855/4932(1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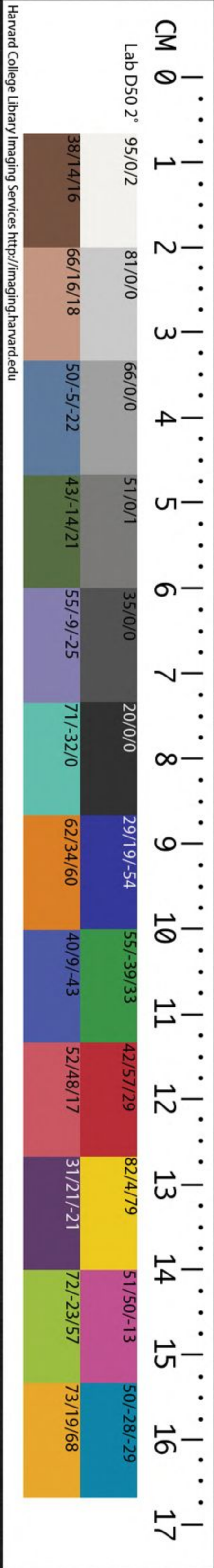
DEC 28 1956

離妻入寺篇

四書叢刊

卷三

三



身不助小道也

四書蒙引孟子下卷之十二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觥重訂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

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非獨古者聖君賢相有是心雖戰國
之君臣亦有是心焉但古之聖君賢相則能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如此章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
政而仁覆天下矣若當時君臣則雖有是心而蔽於物欲徇
於功利而不能師先王以行仁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蓋

自開闢以來所歷聖君賢相多矣其所以為生民計者悉矣
凡皆仁民之實政也後之人亦不用有所作為矣但時有增
損而已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政舉
則其治功成矣夫何為哉不然事不師古徒弊精神而無益
於天下之治矣此孟子此章之意也○此條離婁至明者也
公輸子至巧者也使不以規矩而徒恃其明與巧亦不能成
方員師曠至聰者也使不以六律而徒恃其聰亦不能正五
音堯舜至有道者也使不以仁政而徒恃其有道不能平治
天下此道字對上面聰明巧當主仁心說蓋聰明即下文所
耳力目力者仁心便是道此道字指仁心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六律六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如不以八十
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四數之林鍾不能
正夫音之徵是宮也徵也必以黃鍾之律而後正不以七十
二數之太簇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呂不能
正夫音之羽不以六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是商
也羽也角也必以太簇姑洗之律而後正焉由一鈞以往旋
相為宮而莫不皆然然後五音始可得而正焉○即古人審
音不可無法度明帝王治世不可無法度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光舜之道此道字指其蘊蓄運用於一心者也對仁政而言
○當時諸侯若能行先王之政只用孟子首篇不違農時一
條則民之養生喪死無憾矣只用五畝之宅一條則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所謂先
王之道正謂此也○饒氏曰規矩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起
雖離婁公輸師曠亦不可無之况庸匠庸工乎不以仁政雖
聖人也不能平治天下况後世乎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止道故也

似只用言仁心今却兼言仁聞者有其實必有其名有諸中
必形諸外故或兼言仁聞或只言仁心一理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自行

重在徒善不足以為政通章之意是如此○程子嘗言為政
須要有綱紀文章止不可缺引此以證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法度此又證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朱子曰文章便是文飾那
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止之有也

不愆不忘一說過差是有心者遺忘是無心者愚謂既謂之
過差便不以有心之罪自之蓋前人舊章損益非一手沿歷
非一時凡所當行者皆周悉而無遺且斟酌之已當惟其斟

酌之已當故今遵之而不過差惟其周悉而無遺故今遵之而無遺忘○不愆不忘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以正故後人得以不愆無缺故後人得以不忘○蓋遵先王之法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何過之有

聖人既竭目力焉

自此以上皆言為政者當行先王之政此則承言先王正為仁心不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仁政以繼續之下即承之而言此為政者所以當因之也○聖人既竭目力耳力不可與公輸等相干此皆以制器立法之聖人言公輸離婁所用之規矩師曠所用之六律皆出自聖人非離婁公輸師曠能制規矩六律也然重在心思仁政○繼之以規矩準繩為讀以為方員平直連下文不可勝用也為句不可以為方員平直帶上讀此言其用不窮也以為方員平直是正言其用也不可勝用是言其不窮也○大註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此法度字該規矩準繩六律不忍人之政其用不窮貼二不可勝用仁之所被者廣專貼仁覆天下○問在聖人本身若竭心思而不用仁政果亦能覆天下否曰分明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了先儒謂聖人只若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則仁自聖人而

始亦自聖人而止者誤矣。○師曠離婁等所用之規矩六律亦皆古聖人所制如醫有神聖工巧聖人則神聖離婁僅工巧耳。○聖人若只竭心思而不繼以仁政則其所及者無幾而所不及者多矣。此所謂無以徧天下後世也。如古之良醫有不用診脈有不用古方亦能起人之疾者但所及不多故須制成良方及診治之法乃能廣其仁術。○此心思亦著於迹不是懸空之思。如我欲仁斯仁至亦有實事工夫此對耳力目力言如我太祖不用大明律斷罪亦自當但天下後世之欲斷罪者多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

鄭氏曰自首章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君臣俱在內不可專指人君說下面方分言君臣當各任其責

上無道揆也

上字與下字對以君對臣則君為上而臣為下所謂朝與工也以君臣對民則君臣皆為上而民獨為下所謂君子與小人也。觀集註云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是朝與君子皆屬上也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是工與小人皆屬下也。○上無道揆是謂上人之身下無法守亦指下人之身此下字還是官吏主法之人故曰法守朝舉朝廷工舉衙門君子小人則以君子對小人分上下君子不止君身小

人不止百官也。通說下來矣。○工不信度，工官也。此官字對朝字，言謂官所也。如今云衙門是也。賈誼云：學者所學之官也。謂學舍也。李旰江曰：如學官缺狀是也。夫道主於朝，度主於官，彷彿如云求名於朝，求利於市，相似。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可見工即官。有其官舍必有其官。○一說君子小人只是上而上下字，但犯字重蓋上無道，揆則道不信於朝而君子於義有犯矣。○工不信度則百官連在內，在外徧布宇縣之間，大小衙門皆官也。民則悉隸於官矣。可見下無法守之下字，說得盡朝不信度，全主於君。但君子犯義似不得不兼卿士大夫之有位者。小人犯刑自來經典中君子小

人主位而言者，未有以官僚為小人。若主德言，雖公侯亦小人矣。此不論也。故以此君子字兼臣民，以此小人字專指民為其通說。說下不可太拘定分之則為六者矣。如下文上無禮下無學，又與此上下字不同。上無禮是謂君臣下無學只是細民。故云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如大學孝弟慈章之言，仁讓與單言仁及章句言喜惡者，安得拘拘較其義哉。○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但凡握法之人皆是君子聽法之人皆是小人。如噬嗑卦所謂初上死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今但有官者犯刑則皆謂之犯人，而不以官論矣。亦小人也。○上無道揆專指君身下

無法中專指臣民此不易之論以朝對工則朝為上工為下以君子對小人則君子為上小人為下君子為主法者君臣皆是也小人為受法者只是下民耳故下云上無禮下無學安可拘拘哉○上專指君身下兼臣民三其臣也小人其民也君子亦兼君與臣言通為上下不拘拘也朝則以君為主○朱子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雖有奉法守一官者亦將不能用而去失信道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理只要人信得極自然依那箇行不敢踰越惟其不信所以妄作如胥吏分明知得條法只是冒法以為姦便是不信度也○一說朝謂朝廷中工謂百工衙門中人○一說上只指君身下兼指臣

民○一疑官猶有位○上無道揆以法制而言下無法守以守法而言下無法守非果無法也法為上所尊而不得行其法也如某人當問其罪法司擬了罪進奏而朝旨饒了某人法得輕罪法司定了而朝旨加重之故知下無法守全因上無道揆而此一條全重在責其君○道揆主義理法守主法律信道信度亦然故君子犯義雖法所不加理則可咎也小人犯刑則入於吏議矣承法度字來也○出令者朝也承朝令而致之民者官也君子小人則凡有位者皆君子無位者皆小人也工不信度度乃上之人所畀付於百官者也○上之一身既無道揆則朝廷元雖有其道而自不信道而

在位君子皆以私滅公而犯義矣下之臣民既無法守則庶
官元雖各有其度而自不信度於是小人皆無所忌憚犯刑
憲如飲食矣如此庶得六者頗分明○上無道揆上之一身
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舉朝綱皆不正矣寢說得廣由是凡
有位之人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揆
而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
漸說下來由是至於細民亦莫不犯刑矣○惟上不以道揆
故其道不信於朝於是君子皆違道而行而犯義矣惟下無
法度可守則法度不信於庶官於是小人皆冒法而為而犯
刑矣六者相因意思分明○不信道者知有道而不信道也

不信度者知有法而不信法也○下無法守則度不信於官
而小人於刑有犯矣不信道則犯義不信度則犯刑其目雖
曰六者究其實則只是二者下文云上無禮下無學即此之
謂也○犯刑者不必謂有人刑之只是於刑有犯耳當此之
時已不信度矣安得一刑之但不依度行便是犯法了○
上無道揆朝不信道君子犯義曰道曰義一也自所犯言之
則曰義○下無法守工不信度小人犯刑曰法曰度曰刑亦
一也自所犯言之則曰刑○上固下字兼臣民下面君子字兼
君臣說此說人多疑之然百官分明是有位者安得不以為
君子○六者最重在上無道揆正是不仁在高位至於下無

法守則播惡於衆而喪亡無日矣○此六句只是要起國之所存幸也言上下都糊做無復紀綱矣其何能國○惟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此所謂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雖平說六者然却重在君身蓋首惟仁者以至喪無日矣皆所以責其君朱子曰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

故曰城郭不完

此條重在上無禮蓋由上無禮而下無學即是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故下無學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故賊民與賊民猶云奸民語錄所謂不好之人並

起也不要說賊民者與正如陳涉吳廣黃巢朱溫楊么李全之徒蓋有此六者則民志不固國無所恃此輩一起土崩瓦解而事去矣○管子曰禮義廉耻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亦此意也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板之篇傳曰序以為凡伯刺厲王之詩其小註朱子曰天之蹶動而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有絕於天矣詩註所謂人考其上下文亦以群臣言

事君無義止沓沓也

此數者在當時不以為沓沓在孟子以為沓沓也○事君無

義不能陳善閉邪也進退無禮但以奔走承順為恭也即是
泄泄沓沓之意○事君無義義事君之義也如責難陳善以
義正君者也進退無禮對事君無義言是謂持身不正也自
待之卑者其待君亦卑也指奔走承順為恭說言則非先王
之道自家不由之亦不望其君之由也務要以下文來反証
他正是怠緩悅從之意○一說事君無義就大體說進退無
禮就動靜說言則非先王之道就言語說則主後說亦盡矣
○進退無禮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但知爵祿之
為重雖不當進而亦進雖當退而亦不退則此進退進以禮
退以義之進退也如此者豈敢望其能正君哉一謂其動靜
之間不以禮但見其擊颺曲拳奔走承順而已是乃進退之
節者也如此又安敢望其正君哉二說皆可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責難且大槩寬說箇規模至陳善方說出仁政

云

庶於道

辭無滯碍○本文只是恭敬范氏註何緣添大字至字蓋責

難乃謂之恭則知奔走承順特恭之小者耳此則其恭之大

者也陳善閉邪乃謂之敬則知徒為容悅者特敬之小耳此

則敬之至者也○責是箇大規模陳善閉邪是內面事項恭

字亦包了敬朱子曰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意思較細密責難是

先立箇大志以帝王之道為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

做那責難底工夫○責難於君謂以極等之事望其君不當問其才智之高下志趣之優劣也若以其才智下志趣劣而低一着望之便是為吾君不能矣○陳善以閉邪蓋閉邪全靠陳善君心既溺於邪了我須有箇正當好事物去替他方得他回故朱子曰君心有邪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言不可得而入矣故不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慨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如此其所謂敬王豈虛語哉○責難陳善究其實是以仁心行仁政也

吾君不能謂之賊
賦字是活字○謂吾君不能正與責難陳善者相反○君臣各任其責○即所謂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如此則上下交而治道成矣此孟子之意也

六律五音說

○六律

黃鍾復卦陽氣鍾黃泉而出也鍾者鍾也律有形有色五色莫盛於黃故陽氣鍾於黃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位於子

十一月

太簇泰卦太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於陽氣太簇而生也位

於寅正月

姑洗夬卦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就鮮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位於辰三月

蕤賓始卦言陽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於午五月

夷則否卦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位於申七月

無射剝卦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位於戌九月

○六律之呂

大呂臨卦呂助也謂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位於丑十二月

夾鍾大壯卦夾孚甲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當陰陽相夾則位於卯二月

仲呂乾卦言萬物盡旅而西行只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位於巳四月

林鍾遯卦林茂也盛也六月陽皆茂盛積於林野又林衆也萬物成就踵類衆盛也位於未六月

南呂觀卦南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八月初物皆成秀懷吐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位於酉八月

應鍾坤卦應和也謂歲功皆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又陽氣應

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作種也位於亥十月

右皆趙氏惠註本出史記律書亦有異說處不知何據又曰

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

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史記律書註釋名云律述

也所以述陽氣也此說似長又曰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

銅為之○律書首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範則一稟於六律

六律謂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又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註

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是也故左傳稱師

曠知南風之不競此類也○聞鼙効勝負註所敵陣之上皆

有氣色氣強則聲強聲強則其衆勁律者所以通氣故知吉

凶也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鼙

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四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商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春秋傳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楚必無功是吹律以觀楚之強弱○大全註前漢律歷志六

十二律黃帝之所作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

竹之鮮谷生其覈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
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此黃鍾之宮
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
物呂以旅陽宣氣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書經同律度量衡

傳曰律謂十二律云云凡十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八分而

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
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
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

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于穀秬黍中者
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
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黍十二百黍其重十
二銖為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十斤為鈞四鈞
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也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
審而同之可也

三 分 損 益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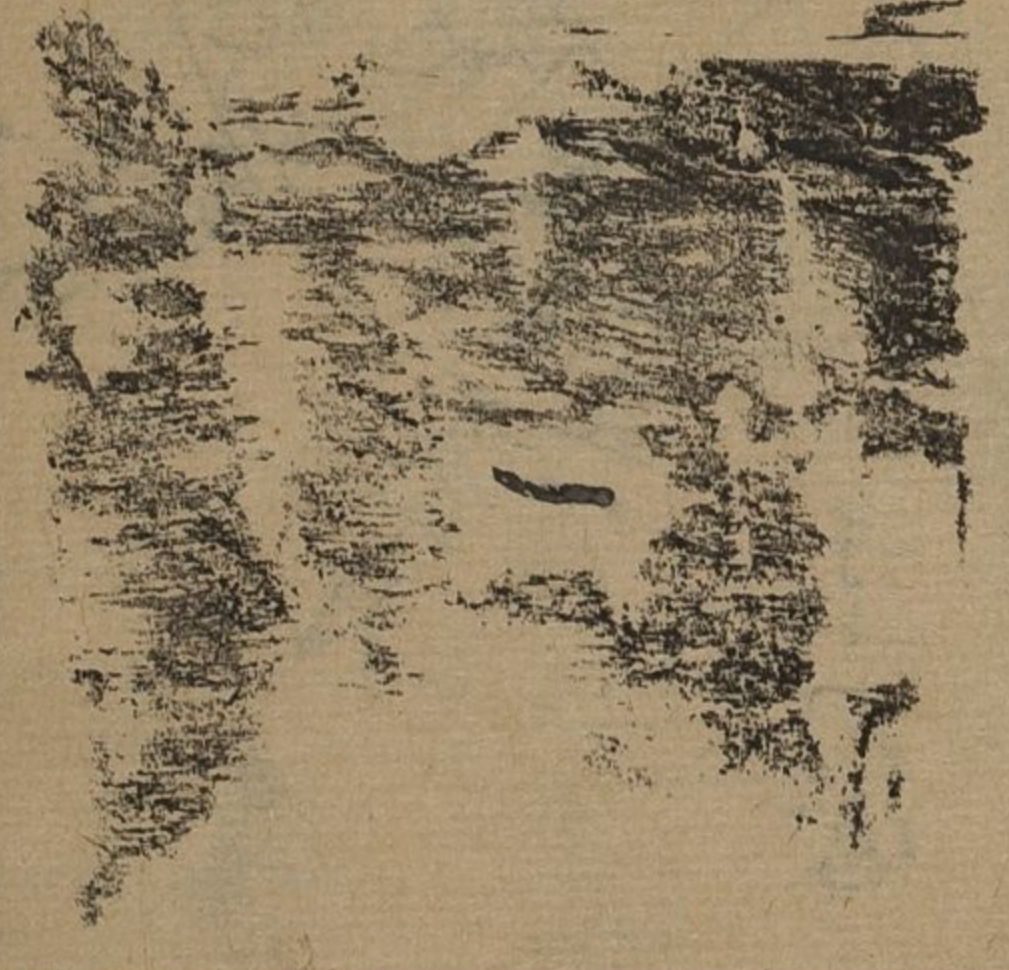
南呂 四十八
 十六
 十六
 益 得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黃鍾 八十二
 二十七
 二十七
 損 益 益 益

姑洗 六十四
 三
 三
 三
 零 一 數

林鍾 五十四
 十八
 十八
 十八
 益 得 益 益

太簇 七十二
 二十四
 二十四
 損 益 益 益



五 音 相 生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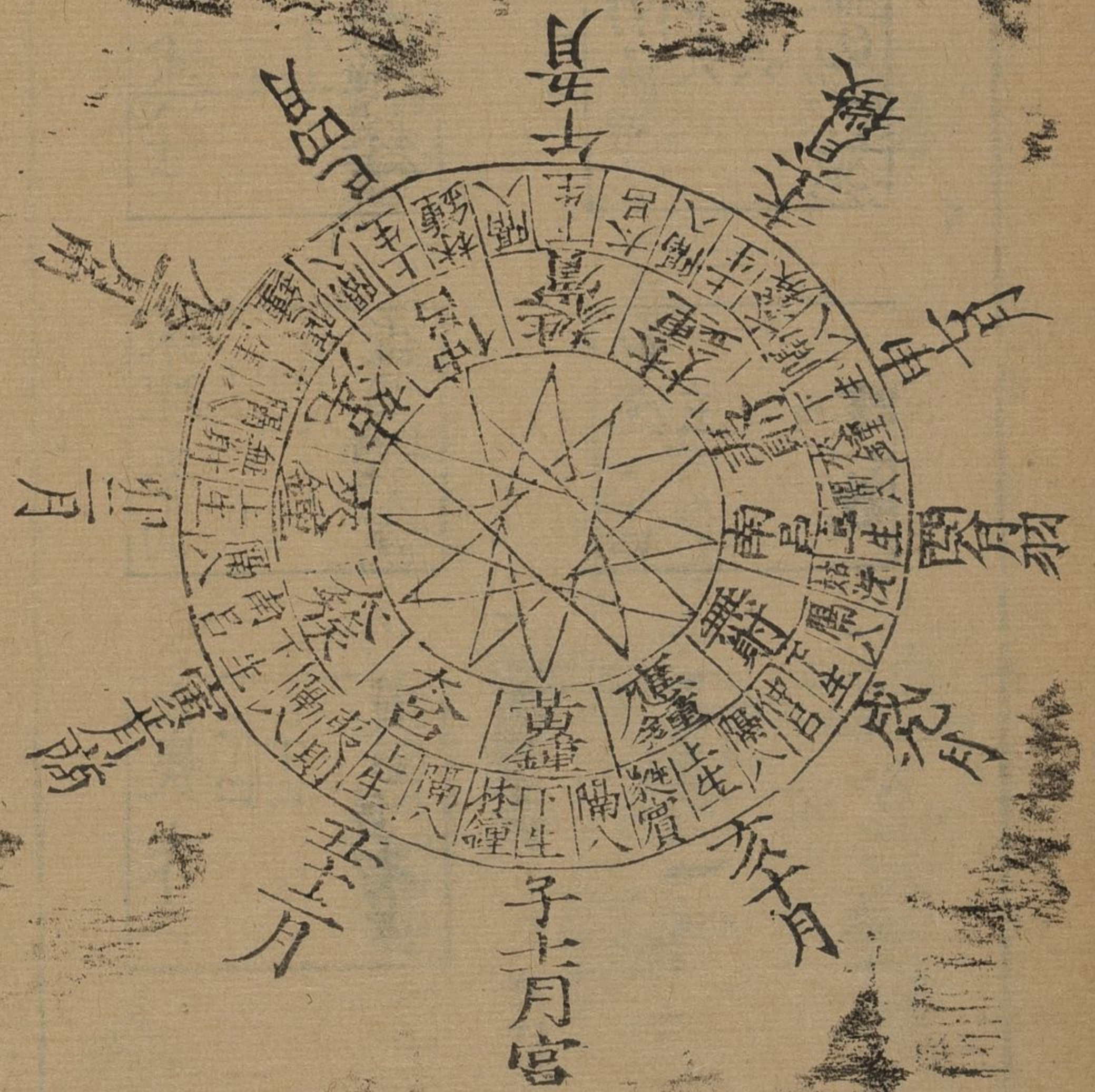
濁下 次濁下

半濁下
 半清高

次清高
 清高



隔八相生之圖



三分損益者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

如黃鍾之數八十一為宮三分其數得二十七者凡三損去

一分二十七數得五十四合為下生林鍾為徵

三分林鍾五十四數得一十有八者凡三又益一分一十八

數得七十二數合為上生大簇為商

三分大簇七十二數得二十四者凡三益去一分二十四數

得四十八數合為下生南呂為羽

三分南呂四十八數得十六者凡三而益一分十六數得六

十四數合為上生姑洗為角

姑洗六十四數三分之得二十一者凡三而零一數其一數
每三分之竟零一數而分不盡數不行矣此音所以止於五
者

隔八相生如子為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而為林
鍾之徵也○旋相為宮謂每律皆可以起宮也○尚書三解
曰大抵歌聲長而陽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
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以十二律和之乃
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
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三分損一生某益一生某大
器如此隔八相生益所生之律在第八損所生之律在第八而得之

俗謂自然即理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所謂律和
聲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程氏復心曰人聲亦有高下
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中又各有
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
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
太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
陰陽五陰始於宮宮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
商角徵羽也○吳氏徵曰五音最濁者為宮稍濁者為商微
濁微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二管長者聲濁短
者聲清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長短定之每

律之宮各有宮商角徵羽而不相亂則長短之度不可以毫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其聲勻調施之八音皆然而無相奪倫矣

磬律之理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

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合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合且以七鈞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焉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有十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當五聲二變之用則宮磬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鈞備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有過乎輕清

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若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小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之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時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記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音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二律者又無所管以為本律之宮也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鍾一鈞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

羽相去各一律至於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
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一聲比徵
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
變宮也角磬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不可行
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之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
聲之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二磬以
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至變宮之數五
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可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
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
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按十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
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一羽聲
十二凡六十聲為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
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
二十四聲不可為調黃鍾宮至夾鍾羽並用黃鍾起調畢曲
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
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鍾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鍾起
調夾鍾畢曲姑洗宮至林鍾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
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
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鍾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鍾起調
林鍾畢曲夷則宮至應鍾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

宮至黃鍾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太呂羽並
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鍾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鍾起調應
鍾畢曲是為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鍾
也黃鍾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為綱紀以成
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鍾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
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
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鍾九寸損益而生
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為六十日律呂
有六律五聲為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即上文之所謂六
調成而陰陽備也失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

今以陰言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二為陽二十
四為陰以黃鍾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
十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此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
釁必固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按內卑外高從
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管實其端覆以緹素按歷而候之氣
至則吹灰動素不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
動為君嚴猛之應其升降之數在冬至則黃鍾九寸升五分
一釐三
毫大寒則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升三分七厘六毫雨水
則太簇八寸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春分則夾鍾七寸四分

三釐七毫三絲 升三分三厘七毫三絲 穀雨則姑洗七寸一

分 升四分口口五毫四絲三忽 小滿則仲呂六寸五分八釐

三毫四絲六忽 升三分口口三毫四絲六忽 夏至則蕤賓六

寸二分八釐 升二分八厘 大暑則林鍾六寸 升三分三厘四

毫 處暑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五毫 升三分五厘五毫 秋分

則南呂五寸三分 升三分口口四毫一絲 霜降則無射四寸

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升二分二厘四毫八絲 小雪則應鍾四

寸六分六釐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

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

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於午子

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

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

律為尤強在呂為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呂為

差弱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

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

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

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蠓

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矣律則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矣

蓋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貫一黃鐘也是理也在鼗為中鼗

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

所以一天人替化育之道也。○春秋傳曰景王將鑄無射鐘

律中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言鐘聲之能感人也

如此愚謂鐘聲不和有使王得心疾而死之理以此推之樂

之和神人易風俗格鳥獸信有之矣。○宮聲八十一分所謂

分者以秬黍實律管中取之律呂新書審度第十一章小註

曰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黍之一而滿分積九十十分則千

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分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

實一也。○按洪範皇極內篇下曰黃鍾之宮度其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十分為寸云。○不以八

十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謂不得宮音之正也不以

五十四數之林鍾不能正夫音之徵謂不得為徵之正也亦

如不以規而制圓則必不得其圓不以矩而制方則必不得

其方一理也以至音之商者必以七十二數之太簇而正之

音之羽者必以四十八數之南呂而正焉音之角者又必以

六十四數之姑洗而正焉音之所以得其正者以得律之數

也音之所以失其正者以失律之數也非但要各得其數而

又要各得其序各得其數孔子所謂皦如也各得其序孔子

所謂繹如也各得其數者律之長短而音之高下係焉各得

其序者非但一均之宮內有其序至其旋相為宮者亦以序

也卦數以偶故八律數以奇故九然無兩造化安得有兩樣

數哉蓋卦雖終而復始然天運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其一
周雖同而今日與明日之一周則實有不同者故曆家有歲
差是卦之偶者未嘗無奇而律之不循環者亦無以異於卦
之循環也信無兩造化矣

六律

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註曰五音角為木
單出曰聲雜調曰音雜樂於春以角為主也律者候氣之管
云太簇寅律長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
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
管通是氣之應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其數八成數也○月

令三月其音角四月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七月其音商十
月其音羽○樂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
五者不亂則無滯滯之音矣○楊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
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者謂日有五故聲
亦有五日謂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
為宮是五行合為五音之聲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十二律
出於十二辰子謂黃鍾之類是也右見通志畧○音之有十

二律猶日之有十二辰也每音之內有十二律以行之而其
音之清濁高下自然不相奪倫矣猶每日之內有十二辰以
行之而其日之晷刻度數自然無少差忒矣○十二律以正

五音猶如今之律詩之法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彷彿當如此意○十
二律之節五音有通十二律為五音者如黃鍾為宮則林鍾
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皆隔八相生也若他律
為宮亦然○十二箇五則為六十律矣又有隨各律以為五
音者如黃鍾之律自為其宮則夾鍾為羽仲呂為徵夷則為
角無射為商此黃鍾之五聲也亦如先天圖有八卦又有八
卦所生之八卦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章

規矩畫所以為方圓之理而九為方圓者必於是取則焉聖
人盡所以為人之道而九欲盡人道者必於是取則焉取則
之意於下節方露出○人倫說見前篇則知兼父子兄弟等
言下文獨言君臣者新安以為是宗主綱維彼四倫者愚謂
此章承上章主君臣言也故下文暴其民甚云皆不及他
四倫

欲為君盡君道條

欲為君盡君道云是二句不是四句欲為君而盡君道者
必法堯欲為臣盡臣道者必法舜不宜說要為君者須盡君
道為臣者須盡臣道為君為臣豈都是隨人要底欲字帶連
着盡字讀方是○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是不以厥后為

可聖所謂吾君不能者也非不敬其君而何不以堯之所以
治民者治民是不以斯民為有恒性封德彞所謂三代以還
人漸說訛故秦任法律漢雜伯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而不
欲也非賊民而何○朱子曰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
典大槩可見是事事做得盡愚今以二典考之如敬天勤民
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以至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是堯之所以為君而盡君道處如舜
膺帝堯敷治之責則為選用群賢使益烈山澤禹平水土稷
播百穀之類皆所以亮天工也以至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
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舜之於臣道無不

不者矣○事君如舜治民如堯然後於君臣分內事始為
無虧此所以為人倫之至而人所當學亦人所能學者也此
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書載堯舜之事功所以名之曰堯典舜
典者正所行皆常道也又萬世常行而不可易也故事君必
如舜治民必如堯乃為到頭也○賓于四門者蓋四門是四
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
賓穆穆和之至也○或曰使為君法堯為臣法舜而未能至
於堯舜是亦慢君賊民否曰此是說立志當如此如伊尹亦
不能使太甲之為湯周公亦不能使成王之為文武况其他
乎但伊周其實是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至於君之不能

盡如堯則非在八者我但當自盡耳朱子嘗曰人臣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二三分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自責亦然愚謂此大學教人所以必欲其止於至善也○朱子曰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是必以舜之事堯事君也下不敢鄙夷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是必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孟子此言意正在出乎此則入乎彼上警人之深也殆大計可不謹哉○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云云此是孟子意不是孔子意孔子是泛說今欲說此句書亦宜依本文先

從孔子泛說然後以孟子之意綴之則既不離了孔子之說而亦不遺了孟子之意

暴其民甚

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主賊民者言意歸責於當時之為君者然為君者至此則為之臣者亦不得辭其責矣若能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豈使其君至此○名之曰幽厲獨言幽厲而不言桀紂者桀紂非謚也謚法周公始立然雖無謚法而惡名在天地間又何滅於惡謚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百世言歷時之久也○不可謂幽厲只是不甚則身危國削者○輔氏曰以幽厲視桀紂則幽厲雖未至於身弑國亡

然死蒙惡謚遺臭後來按幽厲還是暴其民甚者如何說未
至於身死國亡通鑑云厲王暴虐無道萬民弗忍相與畔襲
王王出奔瑤不敢歸竟崩于瑤其不及弒幸免耳其太子靜
宣王也幽王宣王子無道又甚大戎殺之于驪山下宗周遂
亡而平王東遷矣此非身弒國亡而謂何下章言失天下以
不仁則幽厲俱在失天下之列明矣○古人謚法最公後世
亡國之君皆得美謚公義廢矣○或曰春秋為親者諱為尊
者諱而孟子顯言幽厲之惡則非惟當時諸侯不知有屬孟
子亦不知有周矣曰幽厲之謚出於當時臣子獨不為尊者
諱乎此公論之在人所以不可廢也況是時天命已改周矣

聖賢亦何嘗有厚薄於其間也○身危國削身弒國亡及惡
謚不可改皆不仁之禍也必至於此此字專指惡謚○厲王
宣王之父幽王宣王之子惠嘗謂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
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有憂者其惟宣王乎以厲王為父以幽
王為子名之曰幽厲云者言不但身弒國亡身危國削而
已其身後又有如是之穢名萬古不滅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推言謂自得天下推至士庶人也
通一章言不可專指第三條○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一句此
以已然之迹言之故註曰禹湯文武云不仁失之○地平

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此禹之仁也故曆數在躬終
陟元后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云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湯之仁也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邦矣○發政施
仁懷保小民者文王也救民水火則取于殘者武王也故得
志行乎中國一戎衣而有天下矣○三代之得天下二句主
有天下者言也然非惟天下之得失係於仁不仁國之所以
存亡興廢者亦然亦非諸侯之國為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皆然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云不保四體皆必至死亡也
○興盛也不至於存廢衰也未至於亡○註言必死亡不得
其正死也亡字該四海社稷宗廟等○新安陳氏曰非特不

保四體為死亡也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

夫死亡人皆知惡之不知所以致此死亡者由不仁也今惡
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也然則如惡之莫如為仁
耳

孟子曰愛人不親及其仁

愛人禮人治人此三端似亦說得盡了愛人其所親者也禮
人其所敬者也治人其所以統蒞者也身之所接只有此三
類耳然此以所接之人言則盡矣若以事物言則未盡也故
下文又曰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而朱註曰如此則自治益

詳而小註又曰不止上文三自反而已又下條大註曰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如之一字可見不只是上文三自反至於下句云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是也承上文如不親如不治如不答說去非是上句下如字下句又就指此二者凡一事一物處之有不得所願處皆宜自反豈但處人而已哉○始即元也終謂貞也是下句皆以謂字承之但即字與如字絕異矣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天下字說得廣不但一方一國之人我親我治我答而已天下則盡乎人也意思是如此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命字以理言○輔氏曰為治本乎自反多福本乎自求亦大細捏蓋能自反而天下歸之此便是永言配命而自求多福也引詩以詠贊之耳○饒氏曰永言配命是常思量要合理永是無間斷之意大註亦承上章而言見當自反而仁也仁則自無死亡之患新安曰承上章因言仁而反智與禮也此說不得其大旨不必從○朱子曰亦承上章而言是主為人上者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所謂如惡之真如為仁也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是恒言中自有之次序但常

人只知其言而不知其序孟子乃推而言之以見其道之有序如是天下之本在國故言天下而即繼以國也國之本在家故言國必繼以家也然則天下國家云者豈偶然而已哉而家之本又在身此又常言之所未及也重在此末句故註曰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註兩箇推言之不同前一箇推言只謂天下之本在國二句後一箇推言則通指此章連家之本在身也以其自天下而國自國而家自家而身故曰推言也○天下之本在國章於家之本在身下要入身正則家齊然不但家以之齊國亦以之而治天下以之而平方得孟子之意故集註曰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推言為本為是故也此意不可忽○新刊集註只有前面一推言後面只云此亦承上章而言之據上下章則後面只用單言之為是且於理亦為長

孟子曰為政不難

章

為政不難蓋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之不能廣被為患而不知其本之不脩故也故孟子云欲德教之徧及於天下自不難也其本在正其身以不得罪於世臣大家則舉國慕之天下亦慕之而德教自然無遠弗届矣為政果何難哉尋常讀者皆不知為政不難一句從何而發蓋下文自相應也○北齊

高登嘗恨西魏不肯聽服其令想戰國之君亦嘗患隣國之阻聲教而不知此自不難只在自脩其身使近之巨室之心服則舉國皆服已而天下皆服矣孰有阻其聲教者哉此孟子立言之意也○或曰為政必欲得巨室之慕亦有不能如人意者以孔子為政於魯而孟氏不肯墮城季氏亦不肯墮費聖人且柰何哉曰夾谷之會孔子一時相事而齊人遂歸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其功化可想也及以制墮三家叔孫遂率先墮邱季氏亦將墮費其勢已如火之燃矣柰公山不狃以費畔然卒墮費惟孟氏為公斂處父所惑遂阻其事此則氣數與人事相參蓋孟子所謂非人之所能為者也○

巨室世臣大家也饒氏曰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是兩項○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非曲法以奉之也○爰立邑人三祝○一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二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三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不得罪於巨室全在脩身上故解得罪云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又末云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云 裴度所謂韓洪與疾討賊○此為諫用皇用鐔發以聚斂進拜平章領度支至雖市道皆嗤之度與崔群以聞不聽度表罷政事云 且言天下安危係朝廷朝廷輕重在宰相云 ○力字與處置得宜字相反

此正朝廷輕重在宰相意○韓洪與疾討賊本名韓弘避憲
宗諱改為洪憲宗用兵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
李光顏為重衮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二千屬光顏
蓋疾也吳元濟既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入朝再拜司
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因願留京師帝從之初弘為
都統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光顏戰最力弘欲結
之舉大梁城索得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
將士云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誓不與逆賊同載日月
按此則弘有二心者故裴度云但與疾討賊事語出皇甫
鏞而本傳不載尚未有以證其實○承宗歛手削地○王承

宗逆鎮王士真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厭兵布衣栢耆杖
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
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義動承宗泣下乃與
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處置得宜大抵泛指朝
廷事體及將相得人不必就承宗削地韓洪與疾事實上討
○註正此類也言其意類相似不得入本題說程氏復心曰
裴度亦非謂以係戀之私恩養其家也行大中至正之道可
殺則殺可生則生殺之而彼自不怨利之而彼自不庸可也
○孟子之學固出於子思然以愛人不親及其仁天下之本
在國為政不難章者之益見其學出於子思宛然孔子模範

也當戰國時而其學術之純乎正大如此所謂求觀聖人之
道必自孟子始豈虛語哉

孟子曰天下有道

章

其小德者即小賢也其大德者即大賢也德字兼才饒氏謂
賢兼才德未必然也朱子註只是德字○既云小德役大德
又必云小賢役大賢者曰先提出德字對力字言也繼又言
賢者見所以為小賢大賢者正以德之大小得名也孟子意
只重在小役大上為當時言也故繼以齊景公文吳而及師
文王之說

絕物也

物猶人也小註是與物睽絕也○是絕物也言必及於禍也
夫人不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也而絕物乎○一說絕物是
絕地絕域之絕今俗罵愚騃不通者云死木頭亦絕物之意
也李克用曰韓建是天下癡物語意相類○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正韻尼據切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焉

條

景公不能受命於大國是猶畏天而保其國者今也小國師

大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急教

云

此段要說胡可得哉

意○先師不是已亡之稱後世所謂釋奠於先師先聖者則
皆是已亡者之稱所謂先生先輩之先故得親受其命或曰

今之學者獨不受命於孔孟乎曰不然也孟子分明云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對弟子言安得謂是指亡者如耻之莫若師文王

師文王只是脩德行仁即下文所謂國君好仁者本註云文

王之政布在云謂師文王也○師文王而為政於天下則

向之小役大者今轉而小德役大德矣所謂大國反為吾役

者蓋德至力亦隨之矣文王是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一

節是順天者存事今也小國師大國一節是逆天者亡事故

集註云云不可得也言必不免於為人役否則必有危亡之

禍○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此聖人驟指孟

子文曰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非不是

說聖人只度其時學者不可全泥於時更當思其作為蓋程

子之說謂五年七年在聖人度其時固可矣然凡此類學者

當思其作為如何便得五年七年而為政於天下乃有益若

不思其作為而但據孟子云師文王便五年七年王天下亦

何益是亦矮人觀場耳須是看師文王是何樣設施始得○

文王之詩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

皆由於此以戒成王

詩云商之孫子條

詩云商之孫子至天命靡常此言商之孫子皆為周之諸侯

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此兩句言商孫子之臣亦皆為周之臣而助祭於周京也本註下是以二字蓋承天命靡常言不必言商孫子臣周故殷士亦臣周也○侯于之侯維也語助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或曰武王克商乃有天下今此詩及孟子之言皆歸於文王何也曰周有天下雖武王之功所成實文王之德所致也故此詩首章之傳即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云孟子引此正以見文王之為可師也○詩傳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膚詩傳解作美也此謂之大蓋言才行之不凡亦美也裸將于京言執灌鬯以助祭于周家也以秬米為酒將用則和以鬱金香草秬黑黍也將此釋助也詩作行也謂酌而送之也亦一理也

仁不可為衆也

朱子曰兄賢難做他弟弟賢難做他兄仁者無敵難做衆去抵當他

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只做孔子說好仁便是師文王天下無敵即上文必為政於天下處或曰孔子尊周平時未嘗有此立言曰據詩天命靡常言之何傷下文今也字面方是孟子說當時故此條集註曰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云之事○孟子一則曰是猶惡醉

而強酒二則曰是猶惡濕而居下三則曰是猶執熱而不以濯其言之也切其說之也詳矣如七國之君無足與有為何○自此以下集註皆言脩德至章末又兼行仁言蓋自君身而言則曰脩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實孟子所謂脩德即是行仁也故又曰如恥之莫如為仁又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不仁者可與言哉

章

不仁者可與言哉吾固以為危彼固以為安吾固以為災彼固以為利吾固以為必亡彼固以為不亡其不可與言如此宜其災害並至不旋踵而敗亡矣若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

憐然自改其所為之不善而知所以立政安民矣其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如何分別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今或持身不謹婦子嘻嘻之類危也而不知其為危是安其危矣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今或上下昏亂人失物情之類菑也而不知其為菑是利其菑矣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今或滅德崇邪凶暴淫虐之類此所以致亡者也而不知其能致亡焉是樂其所以亡矣大槩安其危必利其菑亦必樂其所以亡者蓋方以類聚必然之理○或曰政刑不脩人民不恤危之道也而乃安之飢饉荐臻老弱轉徙國之災也而乃利之至於凶暴淫虐人心離亡在旦夕矣而乃

樂之此說亦近是但飢饉存臻老弱轉徙不仁者雖不知以
為憂亦必不至以為利也即此以例上下所云似皆失其旨
矣蓋孟子之意謂不仁者所為如般樂怠敖之類實危道也
彼乃不知其為危而反以為安蓋以其便於已故也如流連
荒亡之類實所以為災也彼乃不知其為災而反以為利蓋
以其未為害也如凶暴淫虐之類實所以自取其亡也乃不
知其能亡而樂之不改焉昔之人君亦有一日不殺人則慘
然不樂者是真樂其所以亡也○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
以亡者為其言難入也不仁而可與言則幡然改圖矣何亡
國敗家之有○安其危如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此危

道也而齊宣安為之所以然者欲誘之也是所謂私欲
失其本心也利其災者如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
有餓莩而不知發徒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蓋
災自已降也非私欲固蔽失其本心乎又以土地之故糜爛
其民而戰之大敗至驅其所愛子弟以徇之故曰東敗於齊
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其去亡也一聞耳
此豈非凶暴淫虐所以致亡之道乎曰淫虐是禍淫之淫凡
已甚之惡皆是不專謂淫於色也○安其危利其災正是聞
言不信處○災害也非指水旱兵革之類但所為之可致禍
者即是○樂其所以亡者尤甚於安其危利其災者○危猶

輕於災災猶輕於亡此當着安樂樂三字見得果是不可與
言所以然者私欲固蔽失其本心而至此也此是三件饒氏
曰要在看樂其所以亡一句大段未是朱子未嘗特解此句
○貞氏曰祖伊常諫紂矣召穆公常諫厲王矣而二君不聽
者蓋其心既不仁故云云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死亡而
其反背如此云云○愚謂不仁者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
亡者此正是所謂以不仁故不智者本註云不存則無以辨
存亡之著

滄浪之水清兮條

滄浪水名只是一水非滄自滄浪自浪也武當縣有滄浪門

其水曰滄浪水○自取之也下數段俱是此一意然自取之
也句外便含有如耻之莫若為仁反求諸已而已矣之意死
亡固是自取大則以王亦由自致也

夫人必自侮條

此以下孟子之言也○家必自毀毀謂破敗非詆訾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條

其實是如此如水火盜賊之災不以其道得之者人還見憐
身還有措若自家奸盜詐偽成底此身就無脫計刑憲終莫
之逃矣○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
辨於存亡之著得失對存亡言幾字對着字言心存者但於

事理得失之微處便能審之其心亡者雖於存亡之迹已昭然者猶不能分辨之也曰審曰辨二字亦不可易置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

章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衆則失國矣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心不悅服則離叛而去矣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有人此有土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其心既悅服於我則自歸於我矣得其心有道民心有所欲則為聚之民心有所惡則勿施焉失其民也謂民不歸之而叛去也失其心也謂所為不合民心而民心離也○失其民也失其心也要說得兩樣失民謂無民民皆離叛而去也所以去已者

以我之先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亦泛論之○所欲與之聚之註云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要看本註皆為及聚斂字非愛民之深者鮮不至此蓋凡民之所欲無一不為之致也此乃所謂聚者若一件兩件未足為聚故註引鼎錯云而必曰此類之謂也此類是更多如舉直錯諸枉好禮好義好信之類○所惡勿施爾也爾也二字都是語辭如云焉乎如云焉爾矣又云則亦無有乎爾皆語辭也

民之歸仁也

條

民之歸仁也一句內已有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之意下二句特以喻之耳方見所欲在此之意明白○民之歸仁也所欲

與聚所惡勿施所謂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着此譬喻方見得所欲之在乎此意思分明○民之歸仁也過文當云夫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民之所欲在此也民之所欲在此則自歸乎此矣

故為淵駭魚者獺也

承上文言我行仁而為民所歸彼之不仁皆是為我駭民來歸者也○獸之走壙過故為淵駭魚者獺也一節當云夫民之所欲在此而其所惡實在彼則安得不去彼而歸此哉故為淵駭云○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與故為淵駭魚者獺也只是一項事蓋撫我則后虐我則離乎彼則蘊乎此

也故下文繼之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駭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豈不只是一項事○上條是仁而得民得天下此一條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至下段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駭矣云得已亦一是仁而得民得天下者一是不仁而失民失天下者蓋撫我則后虐我則離是固執之不容兩全者也離乎此則屬乎彼本註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惡者在此也所謂彼是有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者即上文註所謂此者也此兩此字與上文註兩此字全不同○此以上皆泛論至下文方說入時事

今天下之君

民心離乎彼即屬乎此有所屬生於有所離也但戰國之時
七國之民多是離心者而無一人能行王政以收之耳故孟
子扼腕嘆息曰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啟矣
又曰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云○南軒曰非利
人之為已啟也特言其理必然耳○又曰季代之君肆於民
止詭訑然以自安而不知其為人啟哀哉

今之欲王者條

此是孟子為時君謀言當急於改過也不然無及矣易曰盱
豫悔遲有悔此之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謂所欲與

聚所惡勿施也過今之欲王言今諸侯所失於前者則既
矣猶七年之病云○胡氏曰三年之艾未嘗畜之於平日

而自今畜之猶可也是故為仁者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
不可無必為之志○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專主艾言苟不至
於仁直說人君下文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者正指不至於
仁者言憂辱死亡即載胥及溺而不善者也○今之欲王者
一條猶是惓惓之餘意○自篇首至桀紂之失天下也章皆
所以責乎治人者自自暴至居下位章皆所以責夫自治者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自暴自棄並氣習言故引程子云人苟以善云○朱子曰

自棄剛惡所為自棄柔惡所為○言非禮義吾身不能居仁
由義自暴言禮義自棄言仁義何與曰禮義字面淺仁義字
面深且全自暴者與言禮義亦不入自棄者猶稍信禮義但
於居仁由義則無必為之志而自諉曰不能耳然均之為下
愚之歸也

曠安宅而弗居

條

曠安宅而弗居

云

兼自暴自棄不可依饒氏說○此總註

所謂道本固有者所以見得自暴自棄之為可哀朱子曰曠
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
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心豈安宅正路人皆有
之而乃自暴自棄以至於此是可哀也

道在邇而求諸遠條

此章論道術也蓋當時處士橫議所謂人挾一椎鑿家築一
宮墻墨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視親疎為一體則天下平矣
楊氏之徒則曰但使人人惟求己之莊是而不較人之得失
則天下平矣孫吳之徒則曰行吾之志自足以平天下申商
之徒則曰行吾之法自足以平天下故孟子以為此皆亂天
下者也惡能治天下○夫道本在邇人自求諸遠耳事本在
易人自求諸難耳何為其然哉但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不
求諸遠而求諸近不求諸難而求諸易則天下自平矣又何

必求之遠且難哉大學傳之十章首節正是此理其師友淵源可見○人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天下可運於掌上豈不信哉孟子所以欲使人人親親長長者其底蘊便是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一段其曰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歟其抱負正在此但以枉已不能直人故不苟合以求售耳○道在邇而求諸遠章孟子所責不在天下之人乃在為天下之人及思以道術易天下者也此意最要者明白○註云親長在人為甚邇此其道初不外是也此註解在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句內循本文而觀是如此不可便合下用此註去點上二句朱子必如此解方見下

一句與上二句相關紐○親長在人為甚邇親長是人如何喚作道中庸不云乎父子也夫婦也君臣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形色天性也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親長非道之所在而何○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事就行道上說故云云○而道初不外是也○必著此句者見得事非道外物也故曰天下無道外之物如此看此句自明白簡易在○胡氏曰道者天理之自然事者人事之當然

孟子曰居下位不獲乎上章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今人多不曉誠者之誠字何自来蓋上文所謂誠身者以吾

身所得於天之理本無有不誠者誠其身即所謂復其初而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夫謂無有不誠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則是全其所謂皆備於我者矣此云反身不誠則其反對之詞也○誠者天之道不要說在天之元亨利貞觀此註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可見已在我了不應彼此不同○思誠者脩省之功也朱子曰思誠者恐有不實處便思去實他思誠畢竟只是誠之故彼此集註皆用欲字但着箇思字也湏得思字分曉此思字亦著於迹不是懸空思之而已我欲仁斯仁至與欲仁而得仁其欲字俱有實事工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誠是自思誠而至於誠者也即中庸誠則形至誠則化者一理也所動即親友君民也此思誠二字內亦有明善工夫明善其本也思誠為脩身之本明善又為思誠之本小註之說有理蓋思誠與脩身不是兩時亦不是兩段明善與思誠亦不是兩段兩時工夫思誠即是誠之此猶云孝弟為仁之本孝弟本是仁之一事然孝弟則其本也脩身必本於思誠不思誠無以脩身矣思誠必本於明善不明善無以思誠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均是仁中之事但親親為仁之本耳○明善誠身俱是思誠之事然明善其本也所謂思誠為脩身之本者特以不曰脩身而必曰誠身者以思誠為脩身

之本故如此立言也只如此○孟子此章通述孔子之言可見孟子之學醇乎醇者在當時亦有著書以辨孔子者然後知孟子之功

孟子曰伯夷避紂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則自同庶民矣興曰盍歸乎宋言其始也皆自分長往不返其於窮約矣至是乃興曰云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地未詳

太公避紂

按史記世家云東海上人又云其祖封於呂或封於申皆河南南陽人也又云或曰太公博聞實事紂紂無道去之此云

居東海之濱蓋避紂後事也世家作東海上人槩無所據○作興皆起也并合兩字解之猶曰殆蓋非發語詞者非可以此就把二字連讀也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條

天下之父齒德皆尊如衆父然齒德皆尊之意不但可解衆父之義所謂天下之大老者亦是以其齒德皆尊之故一理也今人但見朱子用在下句便謂與上文義不同其執泥矣○以二老有以係天下之望而為天下向背之所憑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一條是言文王之所以為政於天下處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之謂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是文王之政也正所謂制其田里
教之樹畜使養其老者也諸侯有舉而行之天下之老豈無
自海濱而至者而四方之民亦且襁負其子而至矣故七年
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庶人
之老皆無凍餒庶人之老謂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之類
與鰥寡孤獨不同又曰味必先四字此即是上文四者與曰
非也庶人之民視少壯之人亦在所先故曰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此便是有先後之序○諸侯有行文王之政
者則近者悅遠者來賢才畢至俊傑在位七年之內必為政

於天下矣○意則有公私之辨文王之養民初無所圖也賢
者聞風自至則其意出於公蕭何勸漢王養民直為欲致賢
以為圖天下之計則其意未免出於私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章

謂不能注救其舊日之行而反益其富也

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條

范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其時則逆天地
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命可不重哉○率土地而食人肉率
字還作率引說方活○率土地而食人肉率字亦不可草草

率與率獸之率同。小註循由之說，非也。蓋為土地之故，殺人使其肝腦塗地，直用肝腦塗地之義，發出率土地食人之意。故善戰者服上刑條。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即所謂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即所謂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即上文君不行仁政而富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此輩人以為非善戰，無以成功名，無以得富貴，故須是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然後可以成已事。此其為心，何可當哉！故宜服上刑。連諸侯者，動輒以國之利害為言，其實是先其一身之利，其所謂國之利害者，是

是獸為已地，且其地亦多。至於戰，但所謀不專，主戰亦在不。至於戰者，故以次上刑。操土地者，直是謂我為君，充府庫，府庫充則已有功而富貴矣，何暇為民計其術如此，安得無刑。○連諸侯者，次之。正所謂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者，不然約與國何為，但不身任戰伐之事耳。故次之。如蘇秦則約六國以抗秦，主與秦戰也。張儀則主六國事，秦不然則秦伐之矣。○辟草萊任土地，此與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者，何異而有功罪之分。何與曰：主於利民者，自能利其國，主於富國者，勢必奪民利。如李悝盡地力，則盡民力矣。顏淵所謂東野子不善御馬而窮其馬力者也。商鞅開阡陌而經界不正，旱潦

無備遺患於民得不償矣矣○主於民利者其勢必兼利夫
國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主於富國者勢必不恤乎民所
謂財聚則民散於下矣○問如李愷盡地乃不過教民而已
何以為亦次於上刑朱子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富民
但強占地開墾將去欲為己物也皆為君聚斂之徒耳所謂
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是富禁也○孟子論人臣功罪不
泥其迹原其心蓋治地而主於利民則守國之功可以論治
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不可逃○井求之得罪孔子君
不仁而求富之也害民者也善戰者君不仁而為之強戰亦
害民者也連諸侯則所謂我能為君約與國者蓋連諸侯與

者勢實相因或連衡或合從總只是戰爭耳所謂連
侯使相攻伐者亦害民者也但不身任殺人之事故以為次
○若井求所坐便是辟草萊任土地者一科矣或曰大重孔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罪豈輕愚讀孟子善戰者
服上刑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雖亦知有李愷商鞅之罪然
猶據孟子論也及之京師道中原詢父老以歲事則或赤地
千里或水潦望洋民或死者半或流離且盡是何三代之時
水旱之災獨不至是之烈也乃至經界廢而旱潦無備貽禍
萬世二賊之罪又浮於善戰者矣雖然廟堂之上果有真見
者作經界之法決不容不行也○今文廟十哲惟井求未稱

依孟子所論所以次於上刑者何乃以與閔路並列而享萬世之祀又子夏子張輩當時嘗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至於曾子雖曰有若不足以當要之子游輩亦非胸中全無卓白者有子亦必有優於子游輩故也而今因升顏子在四配乃進子張抑有若又不去卍子要皆未能帖服萬世士人之心也姑記之於此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章

言最好是眸子眸子最好觀人也主觀人言存乎人者謂耳目口鼻手足動靜皆是存乎人者但莫良於眸子耳○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古人已發之矣但眸子之足以觀人前此未

有發之者而孟子獨得此法以鑑人物故言之以曉人云

○夫言之足以知人也固矣而眸子猶足以知人故既聽其言而又弄眸子觀之則人焉瘦哉此章意重在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眸子人心之符契天機之自露者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

人皆知聽言之可以觀人而不知眸子尤足以觀人蓋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故孟子先說眸子之良而後弄所言論之○言亦心之所發要着此句眸子亦心之所形人之邪正在於心而其機符見於言與目○人相編卷之二

相目篇曰天地之大托日月以為光日月為萬物之鑑目乃
人一身之日月也左目為日父象也右目為月母象也寐則
神處於心寤則神依於目是目為神所遊息之宮也觀目之
善惡可以見神之清濁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當時之君有致飾於儀容度數之間自以為恭儉而無恭儉
之實德也蓋在其本國也則不能以禮接下不能取民以制
是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其於鄰國也則無故而加之以
兵無故而侵其土地是亦為侮奪人矣安得為恭儉故孟子
正其實而言之曰云○惟恐不順焉言惟恐少拂吾意也

明其無紀極也○胡氏曰孟子嘗言人君必恭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蓋惟恭者必禮下而不侮人儉者必取民有制而不
奪人不侮者恭之驗不奪者儉之驗書曰恭儉惟德無載爾
偽不侮人不奪人當兼饒胡二說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淳于髡齊之辨士史記列傳髡齊人也博學強記學無所主
嘗再見梁惠王王屏左右俟其言終不言怪之以語客髡復
于客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
默然客以是報王王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初先生之來有
獻善馬者未及視會先生至後有獻謳未及試亦會先生來

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見語連三日三夜然終謝去蓋王亦不能用也○男女授受不親禮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以遠別也○遠別二字是連綿字非遠乎別也猶云辨別也或云遠嫌別疑也亦通○援之以手已之手非嫂之手也○禮與權二字淳于髡亦知有此二字但此二字有正道邪說之分蓋權與經雖有辨其實權不離經權所以濟經也故曰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只是於事之常者用常禮事之變者用變禮權只是禮之變者非有背乎禮乃委曲以成乎禮也故曰權非體道者不能也淳于髡見孟子直已守道不肯少屈身以伸道以為知有禮不知有權則是以權為禮外物也即此便是邪說與古人所謂權者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此一

字最難認○髡此問與上篇陳代彭更之意同髡欲諷孟子用權特先以禮發其端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豺狼無人心者忍也○權稱錘也用其意不徇其字也故繼之曰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也以此見所謂顧謂常自在之也溫謂燂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揆度也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此類俱要以意逆志○一曰禮二曰權聖人平日精義之功到一時之辨如響者如此○髡前所問者

禮也後所難者禮之變也變斯用權矣如此道理乃不窮
何足以知之○權而得中只是適宜適宜便是合理合理則
雖非禮之常是亦處變之禮矣蓋權與理實相成而非相反
也○權者處變而不失其常者也若失其常則不得為權矣
蓋權與禮實相成而非相反也故本註曰權而得中是乃禮
也程子所以有權只是經也之說○禮是常行之道權是處
變時所當行之道如此說則權與經固有辨而實則非相背
者矣○此章言直已守道○得淳于髡此辨發出孟子精意
萬世之事有所持循矣南軒曰孟子之不少貶以求濟乃是
援溺之本天下之大經也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未便是濟時

然乃所以濟時也不然先失其援之之具矣又將何以濟時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章

蓋為君子之不親教子而發按孔子問伯魚學詩乎學禮乎
亦可見其不親教之若親教之則其已學未學自知之矣何
用過庭之問

勢不行也

言非其情也勢然也

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

此亦為常人之為父子者言若聖賢自無此事然聖賢實多
不親教蓋非慮其謂夫子未出於正也亦恐未免有正不行

處

古者易子而教之

其為此律正為父未必皆賢父子未必皆孝子也宜然所以養父子之恩也蓋亦以危心處之若父子責善則危道矣危心者正所以求免於危道危道者其初心不知有危○朱子曰易子而教考之孔子亦然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學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稱君子之遠其子亦可見矣朱子亦嘗送其子往婺源從學韓文公則送子鉞城南讀書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與上文父子相夷則惡矣元無二意只是父子之間不責善一句是從來有此說下二句以解此一句故不覺其意重其父子之間不責善

責字重有必欲其如此不如此則責之之意○君臣朋友猶可離所謂不合則去父子無絕道故不親教也古人之慮遠如此蓋稽其所弊也亦天理之宜然也○南軒曰恩養於父子之際而責善望之師友仁之篤而義之行也○饒氏曰所謂爭則下氣怡聲和悅以爭之所謂戒示訓教之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父之於子正身率之以責善望師友固也然遇不賢之子不得已亦當自教戒若懼傷恩而全不教戒及其不肯從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子矣○

少讀此章每疑孟子全以情論而不根據大理既而孰讀數遍只得勢不行也一勢字而解何則父之教子理也而其不親教者勢也理無不可而勢則或者不行故也非謂但處父子皆不可親教也父賢而子又賢何須必易而教事孰為大章

初言事君事長皆事也事親為事之大守國守官皆守也守身為守之大二者分開平說繼言不失身則能事親貫二為一分輕重說能守身能事親此與前章悅親在於誠身意同○虧體辱親自是兩意如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不虧其體之謂也如云將為

善思則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則父母羞辱必不果此不辱其親之謂也

孰不為事條

此事親所以為事之大守身所以為守之大也孟子意正如此新安亦曰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孰不為事事之本也此二事字與凡所謂事物之事稍不同乃服事之事也

曾子養魯曾皙條

必請所與見在盤穀之餘也問有餘必曰有又所餘在竈厨未出者也○曾子之養志正是能順親於道者曾皙問有餘是有及物之志安可不承順若不問其於道理如何而惟知

四書家引 卷之七
順從為美則是所謂子從父之令安得為孝者乎故事親必
本於守身以道則事親能以其道矣此意不失其身一段便
已包含在了特至此始發之耳○人子養志其目最多其體
最大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仁以為
已任死而後已皆養志之事也故曰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一跬步而不敢忘孝也○曾子養
曾皙一條其旨歸在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而必粘着守身說
蓋事親本於能守身此意上段發之已盡矣不復用贅矣故
下言事親之本也守身之本也再不用以守身與事親
交言之此段特舉曾子之養志以示人子事親之法蓋養志

實事親之大綱要也其義精矣○饒氏輔氏註似可玩○一
說曾子養曾皙一條務要說曾子是能守身者孟子分明謂
失其身而能事親者吾未之聞况欲子之不失其身尤父志
之大者一飲食間尚當念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已其能持守
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此新安之說又云南軒謂曾子
能盡事親守身之道故舉其養志之事者最為得之云○此
章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二段只以事親言之
至言外方可貼云元來曾子固是善守身者故其善事親如
此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豈不信哉○聖賢
做工夫甚細微養親須欲養志無一件不要做到善處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程子曰孟子云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為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其嘗聞其有餘者乎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非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免責耳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工夫大如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適過也蓋咎也言其用人之失不足疵咎也○間非也猶沮

也以其非而間沮之也○言用人之非不足過行政之失不足非只顧你本身是何等人物耳夫惟盛德大人則自能格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耳彼人君行政用人之非其原皆由於其心之非也惟大人格君心之非君心既仁則用人行政皆無私而莫不仁矣云是君正莫不正矣大人一正其君而國自定矣何勞屑屑然事事而更之人人而去之哉○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德之人而無一毫私心者也故能以己之德而感化成就乎君之德不待事事而更之人而去之而徒以口舌匡乃辟也○格字不是着力字是我本身無所不正致使其君化之亦去其不正而從正焉故曰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朱子曰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
格處然亦須有箇開道的道理不默默而已也伊川解遇主
于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惟大人三字是緊
關不然是徒以口舌匡乃辟矣○朱子曰孔子不能移定哀
孟子不能移齊宣要之有此理在我而在人者不可必○孟
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荀卿述孟子之言也便可見孟荀之
優劣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字與攻字正相反
雖均之為正道而精粗之辨亦昭然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脩己者不可以是云輔氏曰集註既得孟子本意又續以

山 言長人已兩有所益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章

自足而不復有進此其患也夫學問者終身之事也雖至聖
人之域亦不可有自足之心○新安陳氏曰不得已者不自
知其有餘無意於為人師而人自師之好云者自見其有餘
有意於為人師而人未必心悅誠服以師之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子亦來見我乎

要會集註又不早見長者乃姑以此責之語意蓋孟子此言
只是責其見遲而其實則非責其見遲也下章之言但未發

耳故曰姑以此責之惟記者得其意要記孟子責樂正子來見之遲却先揭其端曰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得其實矣○當時孟子本恠其以饋啜而從子敖之齊然姑且以不早見長者而責之及樂正子受責曰克有罪然後孟子乃正其罪而責之不然彼既不能受責而我直責其饋啜則徒速其離心而或以吾言達之子敖益多吾之敵聚吾之怨耳可見聖賢自有術

曰克有罪

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其從於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

章

徒饋啜也此分明是責其失身於所從○朱子曰王驩齊幸臣蓋欲托於孟子以取重云云絕之深矣樂正子不察輕身從之意特藉其資糧輿馬以見孟子而已故以徒饋啜罪之若孟子所以去齊其詳不可知疑驩於是積憾而遂去也○饒氏曰樂正子始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省糧食之費視為勿緊要事殊不知一失身從之便是因失其親將來驩或薦引之則其去就愈難處孟子所以切責之○孟子他日言無惑乎王之不智也我退而寒之者至矣蓋正指驩輩然則孟子之與驩勢不兩立者也朱子疑孟子去齊為驩積憾

所為豈其然乎

孟子曰不孝有三章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皆是正路上差了脚步者與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不同此章之言義之精者也蓋不違其親孝也阿意曲從陷親不義則不孝矣自重難進敬身為大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則不孝矣或不得乎親或家貧之甚而不急於娶孝也然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不孝矣○饒氏曰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云趙氏以意度說自好所以朱子不破其意○按饒氏作趙氏意度之說似亦太說殺了不如蒲氏從容且不娶無子坐定告則不得娶者亦太殺說○三

不孝與五不孝殊科五不孝人皆知之三不孝人鮮知其然不孝矣

君子以為猶告也

此句務要究其實蓋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祖祀亦同歸於孝也故曰君子以為猶告故曰權不離正○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此說最好且與以君治之之說相符雖未及受父之命以有君命在也○按尚書舜既克諧以孝瞽瞍允若然後四岳舉之堯乃妻之則當無不告而娶之事○倪氏曰集註於前章曰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在上者有桀

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有弑篡之罪也。於此章曰若父非
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皆所以補
孟子未足之意。嚴萬世之大戒而扶植君臣父子之綱常也。
○此章不告而娶云云只可論理要非實事。蓋戰國時人多
好事處士常妄言如曰孔子主癰疽侍人曰百里奚自鬻於
秦曰伊尹割烹要湯曰舜不告而娶。此類蓋甚多也。孟子大
駁亦隨所聞而以義理及己意評折之不及一一覈其妄耳。
又如焚廩浚井二嫂治樓之言尤為乖妄不足信。孟子亦只
據理斷將去俱不暇覈其言之妄。至於瞽瞍殺人之問亦只
告以竊賊而逃之理。要之亦未必當於事實也。當時舜已

誅其父母以孝而蒸蒸於父矣。其父母又何至禁其娶帝女
而使之不敢告哉。無是理無是事也。縱使瞽瞍未底豫然以
人情言彼頑嚚之人一聞帝顯用其子而以帝女為之婦彼
亦無不沾彼福澤之理。庸有不幡然懽喜者乎。而又何至畜
怒藏怨不樂其娶帝女而欲禁之哉。雖亦情亦即理也。孟子
之言要之但可立萬世人子之訓耳。

孟子曰人之實事親是也章

仁

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用字與
實字相對。若仁之見於仁民愛物。義之見於敬長尊賢。皆其
用也。惟事親從兄乃其實。必先有其實然後得仁民愛物敬

長尊賢等處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不然則其實先拔矣
尚何能及其他故註云蓋良心之發最為云亦猶是也○
切近精實四個字要得明白為仁之本本字便該有此意今
人作破題以行仁之始破本字是但得其切近處不得其精
實字意也然實不可以精實字當本字故曰意亦猶此○朱
子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
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今這實字正是華實之
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
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弟長忠君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
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之華采文曰實對華而言也

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
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焉○仁之實如谷
實果實之實有生道焉故曰天下之道皆原於此又曰有子
以孝悌為為仁之本其義亦猶此也○仁義之道其用至廣
而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之間徃常俱以用字對實字看不
知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用中之實者則在事親從兄此說
人多不信蓋仁主於愛愛便是用如愛親愛民愛物皆仁之
用也而愛莫切於愛親此則仁之實意也又曰良心之發最
為切近而精實者發字尤見其皆用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節文斯二者謂處置得齊整無過不及也○節文只是中無過不及俗云恰好處故居智之後知而弗去事親從兄實事都有了節文又是理教整齊有華采至於樂則從容乎孝友之天所進愈高所進愈深至有不可名言之妙處總只是事親從兄二者而已○言智而後言禮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了然後方可從上面加節文仔細工夫○此守之固是言其行之有終自知之至守之事親從兄始終之事備矣節文乃是就上面加華采又較深一節至於樂則愈深矣此三段以淺深言之

樂之實樂斯二者

言其親從兄無所勉強而安之也由是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蓋進進不已所得愈深也生則惡可已也深而又深其味無窮也至於手舞足蹈之至矣見得不是樂之使性○樂之實雖云樂之深只是有其實全無其聲容其曰不知手舞足蹈者言其深樂此二者其中有不可名言之妙矣蓋孝弟之趣無窮故樂而生生而不可已而手舞足蹈天性罔極之恩愛其樂處豈有涯哉○樂則生矣凡道理至於自得則自有生意矣惡可已即生生不已也手舞足蹈愈造愈深而其妙至於不可名狀使人心暢而神爽足輕而手快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此與自得之則居之安

云 同是一意類也。尋常說進德之事，只道樂處便了。此節都有許多節目，亦是樂中之節，非樂之後。又有許多節目也。尋常單言樂字，亦皆樂則生矣。仁之實章，孟子所見道理，自周遍，非謂天下道理都不出乎事親從兄，只謂天下道理都原在於事親從兄而已。下文智禮樂亦然，故一一下個實字有生道焉。此章五箇實字是字眼。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此四句全是貼仁義之實。二句不可以為該智之實。以下朱子分作五段，故小註以為此章之言一經一緯也。仁義二字，孟子是以此該盡天下之道。如云亦有仁義而已，又云仁人之安宅，又言親

仁也，敬長義也。又曰充塞仁義，每只言仁義是並舉體用而言，以該天下之道也。此章言仁義之實，亦是一大頭腦。所謂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者也。其下條智禮樂，則皆所以全乎孝弟二者而已。非以智禮樂之實來對仁義之實，而並言之。要有主客，故朱子亦分為兩段。解總註亦然。孟子看得孝弟二字道理最大，此章之言即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理。故其所抱負王道，只欲五畝而使老者無寒，百畝而使老者無飢，雞豚狗彘之畜，而使老者得食，肉謹庠序之教，而使老者無負載也。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皆是定見處。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意謂夫人之情有得一金而不勝其喜者有得一命之貴而不勝其榮者今也舜視天下之歸已猶草芥何輕天下如此哉舜之心自有所重耳蓋舜為不得其親而順之以為不得乎親云○此章與萬章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意兩處順字又同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必其親順乎理然後我方為順乎親○順字解作不違字必親之志全善我方得順之不然未免有拂也又不可強從親之令○順則有以喻之云有違必諭之於道了方得心與

之一而未始有違順字正訓是不違諭之以道都是順前
工夫甚矣順親之難也

瞽瞍底豫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要在反身而誠大註底致也言舜盡事親之道於是瞽瞍雖頑亦有致其悅樂也○一說致至也如底於有成乃言底可績之底但如此說則朱子何不曰至也又曰至是而底豫焉不為重複字乎○舜盡事親之道必欲得其親而順之正是祇載見瞽瞍變齊粟共為子哉不見父母之非是也○陳氏曰化以心言定以分言○李氏曰云不見父母之非而已○問若不見父母之非如何必

論之以道而後已曰初間父母志未歸於道時却是人子不
是非父母不是也女若能盡事親之道則有以引之於道矣
何至有違處○新安陳氏曰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
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

離婁章句下

舜生於諸馮章

此一章是言貫萬古而同道歷百聖而如一人也獨以舜與
文王比度者一是西夷之人一是東夷之人一是上古聖之
盛者一是後來聖之盛者二聖之道既同則百聖可知矣先
聖後聖之言雖承文王而言但謂之先聖後聖則其所該者

固廣不止二聖人也孰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便與舜文異
哉故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
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心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章所言得志行乎中國者似皆指道
之用言且其同處皆不期同而自同無意於同而自無一之
不同此見道之出於天而不易者也嗚呼至哉○在東方夷
服之地○夷服二字按書經圖商五服侯甸男采衛也書曰
弼成五服又書註云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又有六服
王畿侯甸綏要荒也○又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荒也
○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

之西○今按冀正北方也衛東北方也安邑已近西鳴條又
安邑之西如何云在東方夷服之地曰冀雖正北曰在冀州
之分則諸馮諒在冀州分內之東矣衛已在北之東鳴條亦
然蓋堯舜時天下無許多大至夏商周時始漸拓而大故以
為夷服然謂之夷服則實在諸侯九服之內非如今所謂四
夷之夷且九服夷在荒之內故曰荒服之外不治也在荒服
內者固皆先王所治不可謂舜文皆夷狄人也文王生於岐
周舊邦豈舜當時以夷狄地封后稷耶公劉始遷于邠安肯
遷入夷狄耶四岳舉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堯乃降二女于
媯汭舜乃夷狄四岳安得聞其詳而薦之耶堯又安肯以女

妻夷狄人耶且媯汭據書傳曰瀉水名今在河東府河東縣
出歷山入河又曰汭蓋舜所居之地此徵佐尤明若不審此
中國帝王所自立豈容胡人入主中國哉况諸馮負夏鳴條
岐周畢郢古今皆屬中國但以其際西而極東故云爾○問
舜卒於畢郢則湯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返禮記
有塋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
雜恐難盡信然無他據缺之可也○史記出於諸儒之附會
漢汲冢始得古文竹書誠難盡信也汲冢紀年孟子見梁惠
王下小註是書名○孟子於此必曰東夷之人西夷之人者
非以夷字誣累二聖人也孟子之意重在東西二字夷字則

見得一在東之極一在西之極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也
若不在中國之內則其相去豈特千餘里哉○世之相後也
亦不必添一先字亦不必專指文王蓋有後則有先云相後
則有在其先者矣趙氏惠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非以得志行乎中國為合符節以其得志而行乎中國者若
合符節也蓋主道言然不曰道而必曰云云者是據其行事
之實相合處言也○舜之政在養民而利用厚生正德惟和
者即文王之耕者九一澤梁無禁使民無凍餒之老也文王
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即舜之不廢困窮不虐無告也

文王之仕者世祿罪人不孥即舜之賞延于世罰弗及嗣也
舜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即文王之止於仁敬孝慈信而為
法於天下也考二聖人之所行如此之類信乎若合符節也
○問符節一物乎分為二物乎曰一物乎何以証註曰符節
以玉為之云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
節龍節璽節旌節周禮惟門闕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為之
不堅也○朱子曰禮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
以其右合於左以為信也○先儒胡氏謂舜於君臣處其常
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於君臣處其變可以
見其道之一此說不是非所謂行乎中國意大抵孟子本意

四書章句
卷之十二
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故曰得志行乎中國○得志行乎中國吳仲珠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說非也集註只訓作天下且東夷西夷已說見前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先聖後聖承舜文言其實單得廣今以舜文所行於中國者比度之固相合若以他聖人來相比度亦何有不合者○朱子曰古人所謂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將來只是此箇道理今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正要說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似處方是真正趣味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而實有箇所以然皆是無意相合

而自然相照合○自古聖人皆同一揆此獨言舜文者朱氏公遷曰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其揆一者註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此是解出所取揆字之義如此其實只是與言其一揆一轍同歸一致者一意切不可謂上文言其道之同此是言度其道之同○揆度也度不是料度乃是比度也若作料度說則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故孔安國書經序曰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而陸氏疏註亦云揆度也以此証之其義明矣○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先後本世之相後一句言遠近本地之相去一

句言但不可分孰為遠孰為近總以地之相去言一說皆以時言謂後聖為近先聖為遠然既有先後字了又何用重贅新安陳氏分地時自是○或曰自古聖人莫盛於舜其次莫盛於文王何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一件不做到極處皆是處人之所不能處而致人之所不能致故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天下之七就之而又視之如草芥舉天下之可欲者無足以動其心顏淵曰舜何人也此獨稱舜也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又曰舜明於庶物亦獨稱舜也至若文王孔子以為至德大學言其為人君止於仁云云且自新新民各至其極孟子又謂其民已安矣視之猶若

有傷道已至矣望之而猶若未見詩稱其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中庸又謂其純亦不已看來二聖是純優於群聖堯與舜雖不可置優劣然舜起自匹夫而致此尤難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

溱洧二水名非一處安可以一箇乘輿而濟之哉抑先後不同時耶朱子曰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則必當時二水無橋人皆徒涉子產或因見人涉溱而并濟及洧或因見人涉洧而并濟及溱或一時知人徒涉此二水以兼濟之皆不可知其以乘輿濟人決非一箇乘輿亦非只濟其一次而遂止蓋以二水俱未有橋而各捨一車以濟渡也疑亦初得政時

欲橋之而未得歟○不直曰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必曰聽鄭國之政云者此書法也正見其居為政之位而不知為政之道得為不為而乃為其所不必為者所以為可訊也○子產聽鄭國之政言舉鄭國之政皆在所聽決也此一句見其操可為之勢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皆其所得為者

惠而不知為政
惠之所及者狹政之所被者廣故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又曰日亦不足矣若知為政之道則自然人人可濟自然日力有餘也故自歲十一月徒杠成至日亦不足矣是皆以發夫惠

而不知為政一句之意所謂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規字意箇箇移於廣大之域○東坡曰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惠字便是譏了不到不知為政處方是訊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或謂惠以心言亦非也註明云私恩小利是以事言若謂子產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則固是○黃氏曰抄或問云子產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非不知為政者也晦庵舉其師之言謂子產於橋梁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此時偶有故而未就而不忍乎冬涉而為此耳然暴其小惠以悅

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惧乎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慕之其
流弊必至廢公道而市私恩故深訊之以警其微亦按本塞
源之意也愚意子產君子人也未必暴私惠以悅於人其濟
處亦未必其有深淵瀕橋梁之地其時未必冬寒之時而相
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於外借以濟人之理或者子產乘輿
已濟而小民有涉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
以為美談孟子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云愚謂此
正按本塞源不得不然也○大全註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
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曰
以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勝與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

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入底
模樣○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註輔氏曰
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
之施公則平矣公平則正矣正斯大矣所謂大者正也○大
者為綱總乎衆紀小者為紀隸於大綱綱紀即法度之凡也凡
皆法也度特其一舉一該其餘

歲十一月徒杠成

至末

自此以下皆承上文惠而不知為政言謂子產是不知為政
以為政之道言之如患民之病涉也則必十一月成徒杠十
二月成輿梁如此民自無病涉之患矣此固王政之一事也

四書章句
所以君子但能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又何必以其乘輿濟人哉縱然以乘輿濟人然中國之水當涉者衆亦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必欲人人而濟之是每人而悅之也如此則日亦不足以供用矣何則人多而日少也自歲十一月以下則言當務大德而不必行小惠正應首句惠而不知為政言○杠方橋也橋勢僅四方可通徒行耳此橋之小者○梁亦橋也凡橋皆可謂之梁惟杠則獨是方橋此其可通車輿故曰輿梁此橋之大者先成徒杠後成輿梁小者力省而易成大者力數倍故遲耳非必急於徒行而緩於車行者○不曰十一月成徒杠而必曰徒杠成者言子產若知為政早使徒杠輿

梁都就了則今日何至以乘輿濟人哉故曰未病涉也亦如饒氏之說夏令曰十月成梁不曰十月成梁而曰十月成梁要其成功言也○徒杠工費省於輿梁故徒杠一月可成輿梁必經二月而後成亦有說也○大註水有橋梁一句帶下讀不偏又時將寒沍一句沍疑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引此以證周十二月為夏十月也然則周十一月非夏九月而何此一句可證本文二句○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漢後主十五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為夏四月以建丑之月為正也則胡傳夏時冠周月之說尚可疑矣况孟子註之微尤明史伯璿管窺外編其論最詳趙氏真曰夏

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

民未病涉也

註國中之水當涉者國中之水謂不止溱洧也愚謂縱然只是溱洧亦不能人人而濟之朱子必廣言者蓋如此則愚一意亦在其中矣若據愚說則該不得其他水然語錄又不拘○一說況國中之水謂溱洧在國中見當涉者衆也衆謂人不謂水也若水則當言多○饒氏曰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於病涉看來亦太泥○不專指杠梁成一事故註曰細大之事罔不畢舉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詞頭寬惟行辟人可也徒以出行言之却是承

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輿濟人說故朱子曰與乘輿濟人正相反也

行辟人可也

辟之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小註辟開左右行者夏令所謂除道亦新開路也○朱子於末條或問最好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公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

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
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
有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昔諸葛武
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
道路莫不修理而民不告勞是以庶幾乎先王之政矣輔氏
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昔齊桓公見老人飢而賜之
食老人辭曰願賜一國之飢者其意甚善○唐中宗遣使分
道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魚鱉之利黎民所資雖
雲雨之濡有沾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不若回收
贖之民物減貧難之徭役又唐乾符間宰相有好施者常於

布囊貯錢自隨行施丐者每出襁褓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

宜舉賢任能使萬物得所何必為此小惠乎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君之視臣如手足者倚之以為用護之恐有傷君待臣如此
恩義之至也下文諫行言聽便是○則臣視君如腹心腹心
者手足衛之而頤為之胼胝衆體戴之而甘為之服役臣待
君如此恩義之至也○註手足腹心相待一體腹心倚手足
以為用手足戴腹心以為主此所謂一體盖有君不可無臣
有臣不可無君其分相維其恩義相孚○視臣如犬馬者言
待其臣下徒有祿賜之厚而無禮敬之文猶養犬馬者徒有

豢養之恩而無禮貌之施也。秦漢以下中主之遇其臣，槩如此國人之報所從來久矣。○君之視臣如犬馬，君固卑矣。而臣視君如國人，臣亦卑焉。如寇讎者愈卑矣。蓋君既視我如此，我便可拂袂去矣。何乃徒糜其豢養而甘受其輕賤以國人視其君，甚至為之土芥而不辭，至視之如寇讎也哉。此見孟子之言可以告其君而不可語其臣。且又有未盡當處潛室曰：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當分踐踏貼土字，斬艾貼芥字。○侵害人者謂之寇。如魏人入寇，匈奴寇邊之類。其義可見。受其侵害者因而與之。構報復則謂之讎。故楊子云：欲讎偽者必假真。詩云：無言不讎。正韻云：償也。其義可見。

王曰：禮謂舊君有服，止服矣。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為問。亦見齊王天資甚高，辭有含蓄而不露。○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按儀禮傳：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如齊人仕魯為大夫，老而欲歸齊，非有不合之故也。是為以道去君，雖不之事矣，猶自同於畿內之百姓也。○傳又云：言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

詔於國蓋即下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者也則孟子之言有據矣○據孟子所答則有道去君不指歸其宗廟者
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

饒氏曰諫是閉邪言是陳善看來言與諫亦當有別但饒說亦非閉邪之本旨其本指陳善閉邪一事也今却分為二意○膏是膏油澤是水澤二者皆滋潤乎物此二字是借字賢者之事君諫行言聽則自有膏澤在民矣○問既是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又何故而去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以平時言也有故是此一時一事有不合而義當去者也故儀禮

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非是好事故去或泥儀禮歸其宗廟一句以為致仕而歸亦未盡大夫去國固有歸宗廟者亦有適之他國者不然何以用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用之耶○饒氏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國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問既云非是好事故去何以云以道去君曰只以正文觀之自見其在國也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其去國也導之出疆先於所往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故本文云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就未絕上見得以道去君猶言以禮致仕之類若夫諫不行言不聽搏執之又極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則道安在乎○

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為之說又曰樂毅之去燕近之愚謂范蠡之去越近之

又先於其所往

又先於其所往依朱子所註則孟子之言是主三諫不從待放於郊者故曰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若歸其宗廟者恐不如此朱子小註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而今也有故而去而人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孔子初亦見用於魯後乃去之○此一節清嘗疑之彼既去我我既不能用則任其所之可矣又焉用為之說乎且我既為

人道其賢而欲用之我何故不以為賢而自用之乎若他以此問則我何以答但導之出疆又不遂收其田里而猶望其歸禮亦近厚矣縱不為先於所往而稱道其賢似亦未為薄也謹職所疑遇高明君子當有請焉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從其志而虞其害也

然後收其田里

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

此之謂三有禮焉

道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此句通結諫行言聽

以下不只帶三有禮

今也諫則不行言則不聽

問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只此故便可去了又待有何故而去
曰如孟子之於齊其始也齊王亦嘗聽用其言然亦未便去
未出晝以前不知經幾久故尹士以為濡滯一說孟子於齊
未嘗受祿只處賓師之位故得從容於去就之間如此故曰
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云餘祿哉○晉錮欒盈○會諸侯
約使勿受盈之奔也此正窮之於其所往非謂辨禁也○晉
錮欒盈非其罪盈之母范宣子之女也與其家老通盈患之
其母惧慙於宣子言將為亂遂錮之

此以君之待臣言何不云如士芥曰君之視臣如士芥則便
是臣之寇讎矣○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曰云註潘豫章人考之先儒姓氏無之不知何時

人記得宋文鑑多有潘興嗣文章則必宋人也故稱其名如

張敬夫之類然獨不稱字者其人不如敬夫之顯也○新安

陳氏曰孟子此語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為

舊君反服之意○按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

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

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

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楊氏曰云若君子之
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
言固如此真氏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
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曷嘗以寇讎視其君此二說有
補於本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章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若及此時不去則後有欲去而
不能者矣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若及此時不徙則後有
欲遷而不能者矣或錯認集註及輔氏註以本文可字為可
得之可惟虛心讀之見得只是言當見幾而作之意此可以

字正如夫子可以行矣及子未可以去乎之類可以字語末
則含有及此時不去則後有欲去而不能之意○南軒慶元
二註甚好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此章直戒人臣輔氏云大學其機如此之說也似不宜把用
人行政說然說者亦多用此但重在君心仁義上耳看來若
除却行政用人不用而但取已正物正意則與前章之旨全
異非特小異矣朱子註引張氏云義亦小異耳須更詳之○
一說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
若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方對莫不

字為見而心亦在其中且此莫不二字上無所承而必拘拘
於行政用人則與直戒人君義亦少異之旨不貫矣既云直
戒人君又云義亦少異亦云二字言不止於直戒人君與上
篇不同其義亦須小異不必拘拘於正心其行政用人之云
耳○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
所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却是無上事而直出二句難
用上章行政用人填入莫不字內其曰君仁君義亦指君身
言心在其中矣又不必一則曰心二則曰心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條

名亦喚是禮義而實則非禮義之正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此公是認理不精之過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不然差毫厘則
千里名是而實非者多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所謂禮者
或恭敬辭讓之節或玉帛儀文之施皆禮之所在也所謂義
者或小而辭受取與之際或大而去就死生之決皆義之所
在也是禮義也察之必欲其精或毫厘之差則千里之謬或
加之錙銖則太過或減之毫忽則不及不可徇乎其名不可
泥於其迹故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者有可行於人而
不可行於己者有辭之為禮而亦有不辭之為禮有受之為
義而亦有不受之為義或今日行之則為禮明日行之則非
禮惟義亦然此難以悉舉要在察理之精而已○攷之書傳

所載如今色足恭非禮之禮也傷惠傷勇非義之義也冉子
為子華母請粟子路之死於孔悝之難亦非義之義也孔子
一日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而不知有姊之喪故也成
主以周公有大勲勞而賜魯以天子之禮樂亦非禮之禮也
此其著者耳其他細微固難悉舉○此章之意惟張子與晦
翁二說與大註意正合大註云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
處宜此正與時中及不泥陳迹之說脗合無間若程子所謂
恭不是禮過恭則非禮之禮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義之
義又云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此說雖亦不可以為非但律
以集註隨事順理因時制宜之說似未切當且集註意亦自

無所不該○雲峰謂夫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制
宜而不為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
上用蓋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許氏曰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
陶善以導之之意愚謂俟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
不才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
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始得○為子弟
者但知樂有賢父兄便好人之子弟有賢父兄多不知樂○
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又曰德本於性才本於氣此說

未穩為與下賢字自有妨蓋才亦德之用也○棄不中棄不才此亦是過中而不才處故曰不能以寸○新安陳氏曰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在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易之恒曰利貞利有攸往此章愚竊意孟子本意似云人於未當有為時能退飲不為則一旦當有為時便能奮前有為矣蓋前之不為者義也後之有為者亦義也今人於不當為者多率意任情為之而不知分義之所未當及其於所當為者反却矣驗之天下之人多有如此者若曰不為不仁而後

可以為仁不為不義而後可以為義則不為不仁時專只是不為不仁都不敢為仁了到後來方可為仁耶且理欲不兩立公私不並行既不為不仁便是為仁了何故謂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有不為者時義之不當為也其後之有為者時義之當為也惟有見於時義之不當為而不為則於其所當為者必奮然為之不可回矣此孟子所以熟視夫人而莫之能違者與古今人事以此勘之殆萬不失一也蓋自其不為時已是一段有為了○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不知亦是如此說否不然則方其不為時亦已有為了既曰擇便知可否大抵否意居多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如字訓柰

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已之不善耶
朱子曰是皆有之愚謂既得罪於其人人便言已○新安陳
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揚善夫子
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
行有姦匿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愚謂湏是無諸
已而後非諸人○大註曰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錙銖則
太過故曰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
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盡不必依
南軒只用答陽貨見南子亦脫冕而行及沐浴請討等類說
聖人之不為已甚者不止此但凡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如
孝弟恭儉等事聖人為之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
便止不求奇取異所謂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
廬墓敝車羸馬之類皆聖人所不為○本分最難盡到盡處
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
仲尼孟子學孔子者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朱
子曰所謂本分者道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

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愿之亂德矣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

章

此正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義亦與非禮之禮大人弗為者相發明蓋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是有我矣○必信必果者有意於信果縱然信果亦未必合義惟義所在者無意於信果然既得於義而不信不果自不害其為信果矣豈有合義而可責其不信果哉苟不合義矣又何取必於信果亦何足為信果○必者先期也惟義所在隨事而順理因時而制宜不先期也○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

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大人非輕信果也信果於義也彼必於信果不必於義者也乃知上面之信果亦前章非禮義之禮義之類與○胡氏謂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然則士惟知信果而不必合於義乎此說於義未精要之義與信果究竟是一致道理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者元來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非謂只不失赤子之心便是大人如此則赤子亦可謂之大人乎孟子是以赤子對大人說言大人之於赤子其地相去固有間矣然大人之

所以為大人者乃正以其不失夫赤子之心者也蓋赤子者
純乎良知良能之天而他未有所知所能者也若大人則自
良知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自良能而充之以至於無所
不能方喚作大人蓋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
無偽然通達萬變其實自純一無偽中來一故能萬萬從一
生此理最好思量○須味集註擴而充之意不可謂只不失
其赤子之心便了○朱子曰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
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程子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見
得道理亦彷彿蓋如此程明道在貢院將康節數學來推一
一晚解及後伊川問之曰都忘却了此是其胸中空洞無
介滯惟其如此故前日推得其數出今雖不記若再一推又
自了了分明矣此見聖人之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實自其純
一無偽之心有以為之實地也故曰虛靈知覺大人特能全
其所自有者耳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章

當味大註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二句蓋此是人
子事親盡頭去處殯而附於身葬而附於棺者有悔焉永無
及矣言大事者見其至重而不可苟也○養生不足以當大
事蓋以人情言則暇豫而有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
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

其悔不可追○新安陳氏說得好曰生事死祭皆當以禮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愚謂此正合集註○集註所謂人道之常人道之變正以從容急遽論故饒說可取○送死所以為人道之大變者蓋此是奠沛之際造次之時也易至有悔故遂繼之曰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老子曰天之道浸言天道之變化以漸也人事亦宜然故涵育

善而俟其自化教者之道也深造以道欲其自得學者也雖聖人之下學上達亦是循序漸進也至於為政亦莫不然故曰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天下事豈可盡必於旦夕之間哉速成不堅牢即目前近事驗之可知○君子深造之以道深造字固重以道字尤重觀大註欲其有所持循字面可見小註曰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今日明一理明日明一理今日行一善事明日行一善事所謂精察力行者故久則自然通暢而純熟○道則其進為之方也大要不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第是即深造之以道深造之以道猶云以道而深造之也○凡

深造須是以道強探力取不待

欲其自得之也

自自然也惟其得之也出於自然故其居之也安資之也深
取之左右逢原自字居字資字左右逢原字所謂字眼也
論自得者可把牝雞抱卵出雛為譬或問朱子曰少時見雛
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用彼着力有時
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
其理正如此蓋至於日至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氣不可助
長如文中子如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惟
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處宜其不得斯文正

印也○朱子曰造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
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
是皆不足以致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怠
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躡其等則雖不必期於必得而自然得
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急追求之則是私已而已○謂只是
人為之私非自然之得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

朱子曰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以居之財貨一般或
捨於人或假於外終非已物居之可得而安乎
居之安則資之深

若物不腐已而藏得未穩則又安可倚以為無窮之用故居之安則資之深矣

取之左右逢其原

註左右身之兩傍言至近而非一處也左右隨身而在故既曰至近又曰非一處其實不待取之左右所取者只在心蓋所取者只是所自得於心者○取之左右逢其原只是形容之辭左右雖辭云至近其實亦不在近處只是心裏明其近便耳蓋自得之者得之心也取之只取其得之於心者耳豈在外乎資之於平時取之於應用○朱子曰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來地出來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

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物物都撞着道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才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供其所支綽有餘地矣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一句要繳深造之以道○輔氏曰自得若子貢悟性天道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言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所以必言此節次者蓋自得之者此理為已有也所以貴於已有者以

其於應物之際得受用也如人實得許多金銀以此金銀買得許多物做得許多事也既自然有得於已則所得者足以泛應而不窮矣故始言居之安猶全是說內面次言資之深則漸說向外去又次言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說得受用其所自得者也○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乃自得下面自然底節次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此處猶上篇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總是樂之深也○雲峯胡氏曰深造章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愚謂以是爲勿忘勿助無復改評矣但分有所持循

勿忘默識心通謂勿助恐未當大抵深造是勿忘以道則勿助在矣○日抄云此篇多平居講貫之意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爲尤詳蓋云功深力到自然而得故言欲其自得晦菴於或問發明已備而世乃有以自得爲已之獨得至或傲然特立異論而不顧者可深省矣○愚嘗謂孟子說一貫有二與論語二處脗合此章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下章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蓋此章兼知行下章獨主知何謂此章即曾子所謂之一貫也蓋深造以道則隨事精察力行而真積力久也自得之至左右逢其原即是一本萬殊之妙而泛應曲當者也下章博學而詳說之亦多學而識之功也由

多學而識而至於聞一貫之傳是亦反說約矣○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聖人之所以聲入心通者以其自得之也○未能自得以前則深造之以道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既自得以後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其原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學必至於自得然後爲學之成也故曰欲求自得之上達必由下學也○君子深造之以道五箇之字向是指此理也以道而深造之即大學所謂求得所止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也之字固同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大註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愚按文者載道之具也故論語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所載六藝所陳三才之道備焉萬物之理貫焉故必誦詩書以多識夫前言往行又旁考六藝以增廣其所聞所見如此方是博學於文然又必從詳說夫所博之文之理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周其餘窮其所當然而必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又欲得之於彼審問明辨優游厭飫而不使有一之或遺如此方謂之詳說輔氏註亦如此○文字或謂凡事物之理所在皆是文固通但文者載道之具朱子分明解云謂詩書六藝學與說不同學就誦誦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輔氏又曰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將以反說約也如詩三百篇

博求其義而約之只是思無邪而已三千三百之禮博求其
義而約之只是無不敬而已易六十四卦其約不外乎時之
一字書五十八篇其要不外乎操存涵養五子七篇其要不外
乎體驗擴充以至大學之致中庸之誠皆是也而究其所以
為誠為時為中要亦一而已矣此其所以為會萬而一也○
天下之理自一而萬萬復合為一故博學詳說必到至約之
地方是真學問也程子謂詩之約在思無邪禮之約在無不
敬然無不敬則思無邪矣其歸豈容有二乎至於書之中特
春秋之義亦唯無不敬者得之○中庸之書始言一理中致
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亦可見天下之理自一而萬萬復合

也○若大泥於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易之時書之
中之類則亦非一貫矣須有十數貫方是豈得謂之至約但
即此而究竟之無不敬則自然思無邪矣無邪則中矣中則
無不特矣豈不一貫而至約乎然不由博學詳說而自以為
得其約則是無星之稱而已豈有是理哉○融會貫通者衆
理之渾融為一也衆理自是衆理如何得渾融為一萬物各
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如仁者人之理也義則仁之所宜
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是非要之只是一箇仁之因物賦
形而已耳又如義之宜也舉其目長則宜敬之賢則宜尊之
群臣則宜休之大臣則宜禮貌之推而言之父之所宜慈也

子之所宜孝也。兄之所宜友也。弟之所宜恭也。庸。教宜在兄也。斯須之敬宜在鄉人也。冬。日宜飲湯也。夏日宜飲水也。要之。只要一箇宜之。因物賦形而已耳。此皆自其同者言之。若至其相反處。亦一理之貫通也。如賢者用則不賢者宜黜矣。大賢宜大用矣。小賢宜小用矣。合禮者宜受。則不合禮者宜辭矣。豈不同一事理之宜哉。至於仁之愛人。而又有時乎殺。人者。蓋可愛者固愛之。其元惡大憝。梗吾之愛。則由愛生惡。有如陰陽之相生。亦一理之貫通也。又如父子主恩。反而推之。則君臣主敬矣。夫子制義。反而推之。則適人從夫矣。如此之類。其目有萬。而萬實一者。只是一理之因物賦形耳。然非

知其所以為一也。故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此則其所以能反說約者也。○此博學是活字。約字是死字。但此理之散殊。本自博。故博以求之。至於反說約。則吾亦為知所約矣。○博學而詳說之。此章須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蓋博與詳。求之於萬者也。約則要之於一者也。所以然者。萬理悉統於一心之內。而實散於事物之間。文者載乎事物之理。而約實不外焉者也。惟學之博而說之詳。久之則知萬理一原。而一以貫乎萬矣。蓋非一無以貫乎萬。然非萬則

亦不見乎一之所貫功有先後理則一串孟子意為徒博而不知約者居多○反說約者說到萬殊一本之妙此非博學詳說如何可得蓋不可以徑約○大註云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分明是一貫之說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所以上章末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愚謂要繳着深造以道才是如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既欲其自得之也則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此約字與論語約之以禮之約字不同此以知言論語博文

內自有說約在愚故曰博學詳說更重於說約又於博學內通處就是約也○輔氏曰謂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新安陳氏破之以為上章亦兼知行最是愚意亦如此○聖賢道理只是一貫且如東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大學而深造實踐之固成箇聖人也西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中庸而深造實踐之亦成箇聖人也又南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論語而深造實踐之亦成箇聖人也又北海有君子出焉得一部孟子而深造實踐之亦能成箇聖人也而究竟夫東海西海之聖人其道有若合符節之合而無毫髮之異也南海與北海之聖人其道亦必若合符節之合而無毫髮之異也是皆不

期同而自同者也此無他至約之地一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以善服人者有挾其善之意只此一點心便自服不得人了以善養人便是耻獨為君子存心天下其誰不服豈有不得天下心服而可王天下者哉○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又按樂毅入齊與劇辛議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而撫其衆則難慮矣正與張華謀吳同一機心○以善服人自欲服人也而乃不能服人以善養人

非以服人也而乃能服天下○一則不能服人一則自然能服天下所謂人之向背頌殊此新安之說○此章乃伯王之辨○南軒註好為伯者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之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二者霄壤之殊則伯王之辨了然矣○此章蓋為當時國君而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湯之於葛伯可見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大註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蓋

蔽賢便是言也○愚按此說固通然蔽賢固不祥矣絺父與君不尤為不祥乎而謂惟蔽賢為不祥之實何耶○又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是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愚按蔽賢之奸心詭舌何所不至於無中求有直中索枉無過中求有過如趙使者謂廉頗食頃三遺屎如章惇謂司馬光奸邪當先辨如攻道學者謂朱子如鬼如蜮所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真不祥哉○不祥就禍人處說看來此說較長但兩實字不相類差不如前說耳若論理其實後說長新安陳氏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意味不如缺之○南軒張氏說得蔽賢好謂蔽賢出於媚嫉之私方其欲蔽賢也不祥之氣固已

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人也蔽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註水哉水哉嘆羨之詞又鄭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曰微矣愚按孔子稱水本旨蓋即川上之嘆其集註備矣

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條

註言水有源本不已今按不已二字當連下文而漸進以至于海讀不當帶上有原本讀只把下句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相照看○必是源泉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海必有實德然後能不已以至於極行之無實者猶無源

之水也。暴得虛譽猶七八月之溝澮皆盈也。虛譽終不能久，猶其涸之可立待也。實行誠之也不已而至其極，則至誠矣。○新安陳氏曰：有本指源泉，如是指混混。至於放乎四海，是之取爾。若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又曰：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源泉混混，源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漫露出此意。下至末句有本者如是方好叮嚀着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

也。新安陳曰：集註所謂有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朱子曰：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孔子言水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孟子言水之不舍晝夜，喻人為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為徐子言未及於語上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耳。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則即此幾希處，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然庶民不知

而去之君子方能存之而不去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惟舜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者矣然舜亦不過盡此所以異於禽獸耳非有加也○要者大註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二句看得意思出直使人凜凜○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其小異也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小異也故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此其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以全其性は無異中之一異也如此解庶得所謂幾希者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孟子所謂幾希之本言則不盡然者故隨足之曰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心上不同心之不同虛靈知覺也心之虛靈知覺所以不同者形氣之正也朱子形氣之正故該得心但讀者或不察耳○所謂異於禽獸者幾希即仁義是也庶民之去明其無以異於禽獸也君子存之明其為此之故而凜凜不敢自逸以入於禽獸之歸也舜明於庶物一條則盡人之道乃人倫之至者也○先言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者自其大同者言之也後言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者以

性者自其大同者言之也後言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者以

其大同小異也此愚所以釋朱子之意但亦未知朱子之意
果然否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言其不可不存
也大註云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者實在於此人多以
此註屬下句不然也○朱子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
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
此說最切要蓋心者理之府心之靈明有見處理便因之而
全禽獸雖有知覺然其覺終不如人之靈明此入之所以異
於禽獸處所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氣異則所賦
之理亦有間矣同得天地之氣又在知覺運動之靈然者說
○註人不知此而去之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

也○註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勵云云正
存之之功不是存之了方戰兢惕勵蓋此四字正承上文過
下文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處方見是以二字着落○庶
民去之君子存之所去所存者庶物人倫之至理也兼說方
盡之

舜明於庶物條

舜明於庶物一段是明其能全夫所謂幾希所謂踐形也○
舜明於庶物事物也在一身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在一家
則有閭門內外之職其在鄉則田里之耕桑公上之賦役皆
事也其在官則或錢穀甲兵或刑名度數皆事也○由仁義

行言所以處夫庶物人倫之間者自莫非仁義之道也○大
註云仁義已根於心而所存皆從此出猶所謂以德行仁語
意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舜明於
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其所明所察所由直是
所謂幾希者而已乃知所謂幾希者是重之之辭非輕之曰
小異也○仁義之理根之於心而行於庶物人倫之間所謂
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其理雖
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吾人之一心則知所謂
幾希者即是仁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當分知行不可分先後蓋
人生知安行無先知後行之理○非行仁義明其不待於存
之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

云

本章後卷謂儀狄女帝也○大學

衍義則云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是儀狄必又是一
人非女帝矣○惡旨酒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
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
讀者意會不然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於旨酒而惡之惴
惴然惟恐欲心之或熾所以遏人欲也於善言則好之汲汲
焉惟恐善道之或遺所以擴天理也此禹之憂勤惕勵處即

存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遂踈儀狄。○不見其進善言而見其進甘味。非愛君者。禹所以踈之。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事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是心何心也。蓋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故也。惴惴然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憂勤惕厲又何如。○湯執中以處事。言立賢無方以用人。言二句關涉亦甚廣。

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文王視民如傷。以治人言望道而未之見。以脩己言此二句。憂勤惕厲。意自明。故註云聖人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未見處。○要看集註兩已字及猶字。民已安矣。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望之猶若未見。此見文王之純亦不已。○小註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且看朱子讀書如此。是甚麼樣工夫。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蓋人皆狎之而已獨不泄謹之至也
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蓋人皆忘之而已獨不忘慮之周也
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哉○朱子曰通人與事而言邇者人
所易狎而不泄何也敬之常存也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何
也慮之周詳也此亦可見其憂勤惕厲之意然以德之盛言
不泄邇蓋以其敬之常存即治之所存也若以此言仁則不
切矣又以仁之至言不忘遠蓋以其不棄置遠者於度外也
此見是仁之至饒之分貼當從且上條愛民深而求道切亦
須分貼

周公思兼三王

此一節看來只是時中○註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聖如
何只喚作三王以代論也上四條如何說至周公者就有不
合此甚不可曉且周公嘗作酒誥以禁天下之耽酒者非不
惡旨酒也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賢人
非不好善言也中也者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周禮一書何莫
非中之所在則周公又未嘗不執中鄉舉里選之法實周公
所制又如蔡叔以罪廢及其子蔡仲賢又立之則周公亦立
賢無方者相武王誅紂伐奄救民於水火之中又制禮作樂
而納之皇極之內其視民如傷矣終日乾乾之心法著於易

而吐哺天下之士以求益皆其望道而未之見矣。追崇之典上及先公，制治之法啓佑後人，方其攝位為治之日，想夫四海九州之內無一事一物而不在其一念綜理之中，必矣。豈忘遠者哉？嘗觀周禮一書，其為治也細微曲折，無不周慮。前後左右無不慎防，天子不令有戲言，闕寺但以供使令之類，可見其不泄邇矣，而乃有不合者何也？曰：非謂四事不合也。四事則周公已嘗思兼而施之矣，此謂四事之外有不合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無有不合者也。然時異世殊，此外或有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蓋上四事則因之而無所改於他事，則或隨時有所損益。此

世之通道也。○四事之外有不合者，如忠質文異尚。○丑寅之迭建，貢助徹之異賦之類。○一說依饒氏兩事字要同，其有不合者，正指四事如禹惡旨酒，是時去上古朴畧之風猶近而絕之。至周公時，人文已盛，祭祀賓客安得絕酒？故周人之詩云：我有旨酒，者無慮。數十是惡旨酒，有不合者矣。在禹時所謂善言，在周公有行不得者矣。在湯時所謂中，在周公時又不為中矣。湯之立賢無方，周人大抵親賢並用，亦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時乎當勞也，如佚道使民，時乎當威也。以生道殺民，亦不得拘於文王之視民如傷矣。事果善矣，自信而不疑，理果當也，決行而無滯，亦不必拘於望道而未

之見耳邇者固不宜泄亦有可親者遠者固不宜忘亦有可
 畧者周公於是於其未得也則勤於思既得也則急於行又
 何其憂勤惕厲此說不如前說○周公於上四事則須兼而
 行之其所不合者則勤於思而急於行此皆可以見其有憂
 勤惕厲之心也不可專重下段而於兼行處或畧之夫四聖
 人各有一事尚皆為憂勤惕厲今周公兼行四事乃獨不為
 憂勤惕厲必至下段云乃為憂勤惕厲乎此看書者之誤
 ○註云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此句不可苟且看過此
 是異中之同處所以均為聖人所以無優劣○據本文其有
 不合者說四事之外或謂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者有此事

一字竟得是四事答云若無集註也況是說其事有不合者
 不是事不合而何其字指三王不必專指四者饒氏却云其
 事又照上面一事字大抵未當○周公思兼三王不可依小
 註謂是孔子集大成意如此則三王各居其一節周公獨會
 其全體忘了周公固無害早了三王柰何要當思其時如何
 耳○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愚謂必是孟子以前見
 於紀載者禹嘗以惡旨酒好善言稱湯嘗以執中及立賢無
 方稱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稱武王以不泄邇不忘遠
 見稱故孟子於此舉之而非各舉其盛也朱子云必是周公
 曾有此說○此章五條事都是舉其切於憂勤惕厲之意者

言故曰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朱子曰所
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味語意似疑其特舉四者○又
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雲峯曰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髮不敢自逸理無常在惟
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
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心活物也心而放逸罔念則死矣心
之所以長活者以其天理之存也心之所以死者以其天理
之不存也罔之生也幸而免身雖存而理則已死也○天理
所以常活吾心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正此之謂故兢兢業業湯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

王自敬德周公坐以待旦夫于發憤忘食是豈好勞而惡
逸其性獨與人殊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章

以政教號令為王者之迹者以其見於行事故謂之迹也熄
者止而不能復行也○一說迹以其所及而言政教之所被
即王迹之所及也○詩亡謂雅詩亡也黍離降為國風天下
無復有雅也不然邶鄘諸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二雅之詩
先王政教號令有寓焉此詩既亡春秋之所以作也○夫二
雅之詩繁是朝廷禮樂征伐命德討罪之舉及君君臣臣親
親賢賢之事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於正掉其流

而反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蕭然莫然無復起廢興
衰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使春秋不作則王法掃地
盡矣孔子是以不容已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
○蓋王者之詩謂之雅列國之詩謂之風黍離本周大夫之
詩當在雅然為東遷以後之詩今降居王風夫王者無風今
曰王風則與齊風鄭風者類矣故曰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
也雅亡則王者之詩終於此矣於是其事始載於春秋○詩
王風黍離註平王以亂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
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取之謂王國變風○黍離降為國
風者非夫子降之也因其自降從而降之也蓋東遷以後有

王之名存焉而實與列國無異既與列國無異則其詩亦安
得獨異於列國哉故從而降之○今試取黍離三章讀之則
向日朝覲燕享及規諫獻納之事索然盡矣雖周大夫作也
亦安得不降而為國風○國風雅頌分為四詩風自是風體
雅自是雅體正雅自是正雅體變雅自是變雅體黍離之詩
以體言之只是風不是雅安得不列之風耶但謂之王風則
可傷矣王朝之詩謂之風何也彼二南自是周未有天下時
之言故為風○愚因讀離騷竊謂惟天地之無窮兮哀斯人
之長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晉之乘楚之檣杪 二條

大註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故因名為乘也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蓋乘所以載也故取乘字以名其書今人以譜謀為家乘者正取此意○檮杌惡獸名不知何所出古人以為凶人之號則知本文正義是以檮杌為凶人非以為惡獸矣○此章本文之意自貫不必說未經聖筆如何已經聖筆如何但虛心讀之不待贊一詞而意義自見矣○五霸獨舉桓文猶四時獨舉春秋也但彼是錯舉此其盛者此段文意歸在末句○春秋列國諸侯之事皆在乃獨曰五霸又只曰齊桓晉文蓋桓文舉其盛者也諸侯之事雖在然王迹既熄之後所以綱紀天下者全是諸侯也故

世以皇帝王霸言之○其文則史似孔子有筆削曰其義則在竊取之矣蓋褒貶予奪悉斷自聖心也故註曰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漢夏不能贊一辭者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此一節言春秋本是魯國記事之書也故遂承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其義則孔子自取之矣自孔子一取其義則所以定天下之邪正者在是所以為百王之大法者在是此春秋所以為詩亡而作也然則孔子致治之功雖不得被於當時而致治之法則垂於萬世矣其義則立竊取之矣

取裁定也。○南軒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所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也。○孔子曰：其義則立，竊取之矣。是王者之迹雖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所以謂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也。此意最重。○或曰：朱子論春秋，孔子只是據事直書，是非之意立某字，含某意，及至作綱目，却又全是以一字蔽褒貶，何也？曰：如子殺父，則為弑，無罪而殺其臣，則為殺，有罪則為誅，如此之類，正是據事直書也。若全無此義，則夫子又何用筆削魯史為？蓋正緣魯史舊文不足以為褒貶勸戒，故取而脩之耳。必如愚此說，然後二說不相反。

自稱發明也。○大註：竊取者，謂詞也，不必依葉氏謂夫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蓋公羊傳作其辭，則自有罪焉，却是此意。所謂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大註下文云：意亦如此，則以為同者何也？蓋言斷之在己，意同也。若竊取則是有德無位，意則本分之辭，非謙辭也。○蔡氏曰：其義承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愚謂義即王者之法是也。○其事固齊桓晉文也。其文固史也。竊取其義，則是假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也。○此章三節，要看得中間一節不閑，方是新安陳云也。○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為列國記。

四書家引
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條

澤本水之餘潤也故曰猶言流風餘韻也蓋物皆有迹惟風與韻皆無迹此言迹已逝而風韻猶在故風曰流風韻曰餘韻○問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畢竟是甚麼曰以德業之遺於後者言只以孔子之餘澤來照看孔子之澤是甚麼餘可類推○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者言然三十年亦為一世者大約世數人到三十年便有子○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之義乃是以服制亦

至五世而總以証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也○五世袒免

殺同姓也○一世親兄弟期二世初從兄弟大功三世再從

兄弟小功四世則三從兄弟總麻五世則但袒免而初無正

服也降此則為殺而止為同姓不復袒免矣觀小註可見○

新安謂同姓之親至此而減殺則與下同姓異義袒當衣免

當冠不為喪衣但袒而已不為喪冠但免而已○小註袒身

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着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

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

從項上而前交於額○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

升上加總之環經然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俱全註○註

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今按宗禮曾孫為曾祖只得總麻玄孫亦總麻玄孫為高祖只得齊衰三月○服窮則五世矣遺澤至此時亦當斬也○輔氏曰流風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斬也五世則親盡服窮亦當斬矣蓋親也澤也服也實相因也此說好○君子小人蓋以位言無上下之別皆五世而斬也孔子則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子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矣之後○則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為襲以五世曰孟子此語在生法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上說故樂以五世而斬之義見於禮猶在五世之內也

平未詳為孔子徒也條

私淑大計李氏以為方之是也小計輔氏曰孟子又言淑文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言雖不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孔子去今未遠猶在五世之內其澤亦斬故猶得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也○徒一說徒類也一說徒弟也論語非吾徒也是徒類是曾孔丘之徒與是徒弟按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則是徒弟○君子之澤一章明其得孔氏之傳也當時孔子之澤浸微矣故孟子云明其澤尚在也故曰予私淑諸人也正與他日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猶云然

而無有之爾則亦無有乎爾○予私淑諸人也新安陳曰私
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饒氏云私竊其善於人文
意方順○愚謂陳氏此說非集註於諸人二字是○圭齋集
仰更齋記曰余切讀孟子至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章見其
列叙群聖所為憂勤惕厲之事至於孟子自托孔子之章上
下四章脉絡相屬而其卒章乃言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
盡初若甚無謂也已而思之蓋以明親有盡而理無盡也
新安陳氏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
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
也然酒分為四章若好辨章明言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章
通為一章而誦味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墻
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致以富貴驕人
者最為至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章

不為取之謂廉方其禮物之未受也初見若可以取之矣及
再思之則可以無取焉既可以無取則即弗取可也而乃竟
取之是為苟取害於廉矣以物與人為惠彼方其將有與也
初見若可與矣及再思之則可以無與焉如是則即無與可
也而乃竟與之是謂與所不當與非惠之正也則反傷於惠

能全死之謂勇方其當利害之衝初見若似可以死矣及再思之則其實可以無死焉既如是則即無死可也而乃竟死焉是為死所不當死非勇之正也則亦友傷其勇此語辭雖平實重在下兩段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亦然大全過猶不及之意此註亦重在下兩段○新安陳氏說此章是為賢者過之者發

蒙學射於羿章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其意若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使羿而果善人也則必得善人而教之不至有反射之禍矣○薄乎云爾此逢蒙為薄也羿之罪見下文

人後子濯孺子侵衛

謂之侵者將以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之或謂迎擊者非也觀下文發乘矢而後反則子濯果遁矣○庾公之斯等之字猶孟施舍之施字故集註於彼曰施語辭也於此曰之語助也○乘矢四矢也○古人一乘用四馬故謂四矢為乘○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許氏曰此章專指交友發羿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友而免禍此所幸孺子是退軍故庾公斯得全私恩而

亦不大害於公事不然庾公亦不得全私恩縱得全私恩而得罪於國亦不容誅矣程子之言已有斟酌○小註引左傳公孫丁庾公差事與此事不同但其意類有足相發者故引之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此是設言非實事也其辭以貌言其意以行言故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西子美婦人即西施人也春秋時越國諸暨有苧羅山若耶溪居人有東施家有西施家西施女絕色越王用范蠡計獻於吳王吳王遂耽於色國事日非越竟滅之是西施亦亡國之戈兵也古人謂夏以妹喜

商以妲己可以棄妙有以也宋文公題蔡騎圖曰傳聞胡

侵愁破雄邊老將心却是燕姬能捍虜不教行到殺胡

林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此正是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者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皆是言其故而理自明處○性無形故有迹所以如此立言○以利為本言以其自然者為主也○故者以利為本此是自發明其所謂故者之本旨如人之為惡及水

之在山是亦有此已然之迹但非其自然者耳故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乃可得而言此即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這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耻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故謂已然之迹利謂迹之自然者也○讀此一章總要見得性本自然而人當知順其性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一言人物一言事物何也曰言人物則事在其中矣事只是人物底事不是人上事便是物事其事物之物又兼人與物而言人物是解性字之義

後言事物是本章之自當如此說看所惡於智者一節此不可以言性一節迷為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性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若言謂性以故利為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增分言行矣但是牽捏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條

所惡於智者為其不知順利之理而鑿之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何則禹之行水也順其順利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所惡

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畢竟
是小智也故曰則無惡於智矣又曰則智亦大矣可知是指
當時之小智者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行其所無事謂順其自然之故也○禹之曾襟是包得箇普
天之下率土之濱凡高下原隰分合大勢皆能照臨而無遺
故其治水槩從下流處施功以暢其就下之勢用力少而成
功多不出奇以為智而智自大矣若鯨亦是當時所推智士
也但無許大襟度所權量者不遠想多就目前濟患處出一
己之見為之或大築堤堰以障之之類程子所謂至今只有

鯨堤而無禹堤最為有理蓋大水最不宜築堤障是謂防川
此鯨之所以九載績用弗成而得罪於天下也○東陽許氏
謂此句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
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皆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
智亦如禹是亦大禹也此說好就以禹為大智亦無得而非
者○言性而但言其故又以利者為本此便是智如告子異
端之說皆失之鑿矣亦不必專就處事上說而謂此節不可
露出智字末節註云况於事物之近者若因其故而求之豈
有不得其理者但曰因其故而求之亦未見得專是就處事
說末節註之事物即此註之事物○大抵智者言與行俱得

其理不必泥禹之行水謂全不當提言性但當專主言性說
看總註便見○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易曰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者以仲尼譏臧武仲曰知之難也以臧孫
之智而不容於魯云張文潛論郭崇韜意蓋出此曰好謀
之士敗於謀好辨之士敗於辨惟道德之士無所窮而禍福
之至豈思慮能究之哉又曰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為緒多
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行雖怨敵不敢議之文潛
此論有用之文也學者其味之但曰智者為緒多而拙則亦
失智字之本義矣所貴於智者正以其行所無事而無拙謀
若為緒多而拙則又奚取於智豈今之智而古之愚乎

人之也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

求天與星辰之故也

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千歲之日至依朱子說只是既社者蓋以天與星辰數之已
然者求之循次而上遂可得千歲之日至故曰必言日至者
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仁山金
氏以求其故為已往者千歲之日至為方來者理似不碍但
與朱子不同所以謂理之不得者蓋孟子之論不是欲人得
其故而巳欲人於故上得其理也似自有說○日至之度究
竟來是就星辰上推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

辰度數為體○千歲之日至朱子曰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此說與愚所解二十四氣之義不同然冬夏曰至春秋曰分以至對分則舊說儘亦有理若以千歲之日至意義求之亦不如至到之說為長更以長至之說証之益信舊說為短○大註必言曰至者上古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造曆之曆元也○本是癸亥年但明年氣候始於此故云歲亦甲子也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是也歲月日時皆甲子亦時在四要止古甲子年月日時方為曆元耳○千歲之日至人皆說是後來千歲之日至不知乃是已往底之千歲日至也問既已

已往底又推求他做甚曰曆元在此治曆而不得曆元憑何為據以算來者曰治曆固以曆元為據然生於千萬載之後而欲求乎千萬歲以前之曆元又何所據而得之乎曰此則自今日而順推其已往者所謂其運有常既順推其已往者而得其源頭了然後遂把那源頭來遂推其未來者易為算矣初問是沂流而尋源後來却是自源而推流○致推致也新安陳氏曰可坐而推致以得之可坐而致之朱子註明解為可坐而得已不再推求矣而仁山金氏則曰致謂算得來也不知何說又曰求其故者謂雖千歲以前之日至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謂推以後之日至也此又不可曉豈都不

讀集註耶○看來曆宗全憑此星辰度数為據觀堯典乃命羲和四段可見故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云云

○天原發微歲會

月以十二起者六與六相偶而為十二以康節數推之日歲運元皆用十二故一日十二時一歲十二月一運十二世一元十二會包括往古來今無不在是即一時可以推一日即一日可以推一月即一月可以推一年即一年可以推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推而上之豈特一歲十二月之用而已哉○鄭氏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人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觀其所會命其四時卦氣提具綱太玄研其細經世所

妙而後天地日月星辰元會運世皇帝王伯之蘊皆可得而推矣○又註曰堯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二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行之運日月五行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

○卦氣章

註云元貞乙未冬至日虛谷方先生以書抵予曰朱子發冬至起牛宿一度此古法也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牛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牛斗九度九百六十年間差十二度今元貞元年十一月初七冬至在箕八度又退十二度冬至五日後在斗三度如何尚執舊說為冬至

日入牛宿為周象復乎愚謂云朱子曰善為曆者要必立
虛寬之大數以包之斯言是已

○盈縮章

積歲之所奇三而一五而再十九年而七天道之大備矣日
月不能無盈縮作曆者不能無差錯故置閏而時定歲成皇
極經世亦此三百六十為率一元三百六十運一會三百六
十世一運三百六十年一世三百六十月一年三百六十日
一月三百六十辰陽得三百六十有六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公行行字朱子不圈音今按饒氏曰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

行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蓋如司馬司寇倉氏庫氏之類
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右師官名也戰國時趙國有左師觸龍可証○謂右師方入
門而未就位便有進之而與言者進之謂以色迎而招之前
也○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故註云右師
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進與之言則迎
請其就位矣

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謂右師已就位又有就其位而與言者○右師往弔當時已
有先右師而在坐者故右師入門未就位也則有進右師於

其位而與之言者右師已就位則又有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者○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此自其甚者言則夫不用歷位踰階而與言者何限也孟子舉禮以自明亦自其犯禮之甚者言也見其不得同於衆也然使孟子與驩同位同階則其言不與言固未可知

孟子不與右師言

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故右師銜之○朱子曰孟子鄙王驩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旣然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此章意以朝廷之禮為重

此簡驩也

明白說出分明是怪分明是慢其寵幸而怒孟子之不見順是只以衆人待孟子多少是無禮

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

止

相揖也

階級也即班行也位雖班同而位異當今尚有進階幾級之名則階非班行而何○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成文也

不亦異乎

異怪也不可謂異於禮也○朱子曰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衆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所以正朝廷之禮而儆衆人之失也○大註故云朝廷也此句通管上文是時齊卿大

四書家引 卷之十一
夫以君命往弔至蒞其禁令序其事不止帶若周禮凡有爵者一段○大註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弔朱子何據而言曰只據本文朝廷字而言不然在公行子家行禮安得言朝廷○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朱子又何據而言曰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滕也還是孟子為正王驪為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大註以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如論語云立則

見其參於前也

然不離於心也

忘然後接人之際

曰此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

○按此說存心亦太輕不見有不忘意大註精矣○存心大

抵只是處心觀下文我必不仁我必無禮非仁無為非禮無

行皆不見得是存於中而後施於外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其所謂施者特對下文言蓋一是我愛敬人一是人愛敬我

○此仁禮之施○一句疑似太叮嚀蓋孟子所謂仁禮正指

用上說其曰以仁禮存心者言其常存愛人敬人之心也非謂以仁禮存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其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亦言其理之常也至於人之待以橫逆拂於常理乃亦以常理自反云○此仁愛看來都是愛敬之心言仁亦偏言者也輔氏云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以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此說不用○饒氏謂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此說亦未穩
愛人者人恒愛之 二句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曰我感人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否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無仁必無禮之意矣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

不我愛我敬也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而不愛敬人也不然此物豈至哉大註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輔氏曰強暴橫也不順逆理也

我必不忠

大註忠者盡已之謂○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我必不忠忠蓋誠也

於禽獸又何難焉

據難患也言不為之橫于胸中也置之不較也此正所謂無

一朝之患與君子不患者大註云言不與之較也亦是此意
不要說是不必難也○於禽獸又何難焉前面猶被他難也
如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又曰我必不忠還該是被他難
也○言我不復為之難也前面我必不仁我必不忠言還是
為他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終身二字要得分明以仁禮存諸心則無一息之或忘矣或
待我以橫逆既自反其仁禮矣猶未也又自反而忠可見心
心常存念念不忘時時照管惟恐一毫之不自盡處豈非終
身之憂而何○前曰以仁禮存心事在內此曰非仁無為非

曲無內外言

無一朝之患也

一朝卒然之意言其近小也憂有終身患無一朝此一朝正
對終身而言終身之憂在我者也故君子必自盡一朝之患
不在我者也故君子不患焉○君子有終身之憂當眾諸已
也無一朝之患不求諸人也○無一朝之患上文曰君子曰
此亦妄人也已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此
正所謂無一朝之患也蓋雖有卒至之變而不以為患也只
是心無愧也古人所謂患者如此○憂由內出患自外至如
云於禽獸又何難焉則不以為患矣

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不過能自盡其仁禮與忠耳如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此皆所謂仁禮之驗者至於瞽瞍至頑也而克若於祗載之後象至傲也而烝乂於不格姦之時始也不勝其橫逆終也卒致其感化此尤見其自反之功而真足以為人倫之至者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之必至如舜而後已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憂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

必非仁無為非禮無行而後可無此一朝之患

君子存心不苟

趙氏曰集註不苟二字不可淺看心一不存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

禹稷當平世章

禹稷當平世

云

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云

孔子亦賢之

兩箇出處行實不同而孔子皆以為賢孔子便從此生議論了孔子之言皆所以法孔子之意耳

三過其門而不入

問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也須量緩急若洪水之患尤甚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災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

過家見父母亦不妨。○饒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愚謂易地則皆然

禹稷顏回同道

禹稷顏回同道本文以道言而集註曰其心一而已矣者參上文聖賢之道言也心即道之所從出也○心亦道也道字虛而廣性情志意德行功業都說得這此則以仁言說總註又曰聖賢之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云前又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道感而應各盡其理云要提前心字言足見此章主心言○道字在在言故註云聖賢之道進則牧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此正與離婁上堯舜之道道字

一服亦主在心者言○輔氏解道心字義不必用

思天下有溺者云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既身任治水之職則天下之有溺者實禹之責故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既身任播種之事則天下有饑者實稷之責故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也惟身任其責如此是以如是其急也要說得是以二字分明莫把上文就說出急於救民之意○孟子本章意若曰禹稷顏回一則出而救民一則退而脩己二者若不同矣然其實禹稷顏回同道何也蓋禹稷治水而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主教民稼穡而思天下之饑猶已饑之所以如此其急而不暇過家

四書家引
公西赤卷之十一
門也若顏子則自無此責矣故得以瀟然自在陋巷之中也
此條要補此意是則使禹稷而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
之樂矣使顏子而居禹稷之任則亦能憂禹稷之憂矣非禹
稷顏回同道而何此孔子所以於禹稷賢之於顏子亦賢之
正以其隨所處而各盡其道也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譬喻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即下條所謂聖賢心無不同者也是
以其本心言小註所謂大本之中者是也隨感而應各盡其
道即下條所謂事則所遭或異而處之各當其理者也所謂
時中之中是也

皮髮纓冠

大註云不暇束髮而結纓注救小註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束髮注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此一章當以時中言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匡是姓章子是字章子猶仲子之類
謂之匡章猶云顏淵耳皆去了子字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

新安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

從耳目之欲

謂放蕩於禮法之外也則其身為下流不肖而辱及其親矣
章子有一於是乎

言五不孝之目皆章子所無然則章子所不得於其父者其
不歸之實何居蓋章子者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故為父所
逐也○饒曰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
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 止 之大者

如何說惟朋友可責善父子便不可責善蓋朋友以義合責
善不納便可以去若父子責善一不合便至難開交所以聖
人謹之父子不責善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實善
則離乃知古人於君臣朋友之交亦曾拚到相離之日固是
不得已然猶之可也惟父子則無絕道當防其端慎其微至

知石碯字確之事則又當別論耳

六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

註云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曰
此屬字即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
故以配字對屬字○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之子此
母即匡章之妻○使章所此非責善便可絕了使章既以責
善得罪於父而又不知自責亦可絕了惟此兩節未至可絕
之地所以孟子矜之

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 云

云

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自責則如此在他人

則猶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言章子是如此耳非實有不
孝處已矣語詞○章子之失愛於父也由於責善而其既得
罪於父也又能深自責罰章子之不韙者止於如此而謂可
遽絕之乎○此章五段第二段言五不孝皆章子所無第三
段言章子所坐在責善第四段言其不當父子責善第五段
言章子所以責善得罪於父然觀其既得罪之後却不受妻
子之養亦足以白其心迹之非有他而與世俗所謂不孝者
有間矣然則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朱子
曰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音之不孝此皆不正不
公倚於一偏必自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

武城有越寇章

武城當屬魯今之山東也越國在今北紹興郡城界懸斷
何以能寇武城此必越既滅吳遂與魚接境而侵之也不然
當是浮海而寇武城耶○曰無寓人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
人也寇退則曰脩我墻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

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

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
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止有與焉

言其即此義也師賓不與臣同也朱子此註正以下文子思

事反對得之○沈猶大抵是姓氏然於氏族大全及翰墨全
書姓氏類查之俱無蓋所收有不盡者浩生不嘗問曰章集
註曰浩生姓不害名今考氏族大全亦收不盡○不必說沈
猶行或偶同姓亦未可知也○宋陸九齡調興國教授未上
會河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
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
帥比閭之長即五兩之卒也士一恥此則豪狹武漸者專之
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所疑何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
射曰是故男子之事也

子思居於衛

子思時終於衛下文臣也說

師也父兄也

師之尊等於父兄也○弟衛父兄不聞父兄為子弟死也
子思臣也微也

微賤者既以妻與於人便當為君父死守○子思臣也微也
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言○南軒曰曾子以師道自
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則反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既以委
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
之義當然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天子

矚竊視也是令人窺其燕居獨處之時動靜語默之間果與常人不同類乎若其容貌則王必已見之矣○孟子曰云者自是一家言亦因以進儲子及齊王於堯舜之途也然且引而不發○但曰堯舜與人同耳便是堯舜無有與人異者矣此中意便是同此性而能盡其性同此形而能踐其形者但尚引而不發發出則味反薄矣○新安曰堯舜與人同耳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含而未盡使子再問難孟子必傾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南軒陳氏謂孟子在齊適見此事云愚意或是孟子口

故事亦不可知聞我

太祖有詩云乞子何曾有兩妻日攘那得許歟雞當時自有周

天子何必諄諄說魏齊

施從良人之所之

施音迤上声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

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

墻塚也之至也○南軒曰驕妻妾者徒知以得富貴而不知

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勉齋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

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諂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幼至老無一

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蹙志氣蕭然自視不勝其小既得

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矜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
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克吾羞惡之心而養
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專于此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二十一

